

政治學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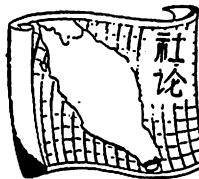
合訂本
即將出版

政治學報 12

No. 號外

出版者：南洋大學政治學會
主編者：政治學會出版部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日期：一九六二年八月
定價：二角



聯合公報証實了人民的判斷

作為英馬政府在倫敦歷時兩周的大馬談判會談結果的聯合公報，經已在8月1日公佈了。這份聯合公報除了宣佈大馬來西亞聯邦原則上將在1963年8月31日成立與闡明英馬雙方代表在會談中對大馬計劃的部署所達至的一般協議外，對於汶萊是否加入大馬來西亞聯邦，僅表示歡迎而已。

對於五邦人民說來，這會談結果的實質，大家心里早已有數了。今天，任何人也不會幻想着一個由殖民地宗主國與右派政府組成的雙邊會談，會對尚處在殖民地統治的人民談出什麼好結果來。既然聯合公報違背五邦人民利益的本質是可以預料與肯定的，那麼，充份深入研究這份聯合公報是否就成為沒有必要呢？我們以為，對於殖民地宗主國與右派政府說來，這份聯合公報固然是他們取得一定的協議的表示，但是，對於五邦人民說來，這份聯合公報何嘗不是一份把殖民主義者的陰謀鬼計昭示天下的最好的自白書嗎？在過去，那些為大馬計劃效勞與賣力者不斷地在大嚷特嚷着大馬計劃將結束殖民主義，而帶來獨立與和平的論調。五邦人民也不斷地在揭露着大馬計劃的反動本質，指出了這計劃是新殖民主義統治方式的產物，是必將五邦人民更進一步推向西方侵略戰爭的邊緣。五邦人民一路來的判斷是否具有永遠的正確性呢？現在，這份由殖民地宗主國與右派政府簽署的聯合公報，便是五邦人民一路來的判斷的最好驗証了。那批大叫大喊着大馬計劃將結束殖民主義統治論調的人們，那批在過去有意無意忽視五邦人民的一致判斷而認不清大馬計劃本質的人們，現在，你們就不妨看看這份聯合公報吧！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極其明顯的事實，就是這份聯合公報關於北婆、砂勝越與新加坡的一般協議，都是一些不顧民意，大大地違反這些地區人民的一致願望與意志的決定。這個協議，基本上，都是已為殖民主義者早就談商妥當或已經決定的事物，聯合公報的第一、二節表明要接受柯波特報告書的一致建議，第四節B項表明：「有關新加坡與新馬來西亞聯邦的關係，如馬來亞及新加坡之間既已同意者。」被英馬雙方代表所「深為感激，並且已接受幾乎全部委員會所一致贊同之建議」的柯波特報告書，其實就是一份集合北婆與砂勝越兩地殖民地行政機構與少數上層分子意見的彙錄。在柯波特報告書所一致贊成的建議里，便包含了如何使殖民地行政機構與總督權力地位得以完整保留而不被削弱的意見。對於深受殖民主義剝削與壓迫的人民說來，這種要求剝削與壓迫自己的殖民地統治機構完整保留的「民意」，難道不是極端荒謬的意見嗎？這樣的一份千

方百計地為延續殖民主義政治生命而製造各種各樣藉口的柯波特報告書，却被英馬政府代表認為是可以用來「確定居民對於創立馬來西亞聯邦建議之意見」的。至於第四節B項所謂的「馬來亞及新加坡既然同意的關係，就星馬政府過去關於合併問題談商資料看來，指的該是星馬合併的白皮書了。星馬合併白皮書的出發新加坡全民利益的性質，是衆所周知的。本會在丹絨百萬區所舉辦的民意測驗顯示，有90%的選民是反對這份白皮書的。可是，在英馬政府代表看來，這却是一份可以「規定新加坡與新馬來西亞聯邦」之關係的寶鑑。儘管李光耀政府如何苦心造詣地利用着法西斯的全民投票法令在製造着假民主，但在倫敦的主子們，却是乾乾脆脆地把它加以肯定下來。難怪過去東姑大叫高喊着「全民投票」沒有必要的。

聯合公報中的這些規定，並沒有使到我們感到驚奇。五邦人民在過去便曾一再地指出，在殖民主義與殖民地人民之間，是存在着永不可調和矛盾的。我們不會幻想着殖民主義者作出什麼有利於殖民地人民之決定，我們也不會幻想着殖民主義者會有一天自動放鬆它對殖民地人民之統治與壓迫。聯合公報關於北婆與砂勝越併入大馬來西亞聯邦的憲制安排的決定，再一次生動地驗証了五邦人民這一判斷的完全正確性。

聯合公報的第六節規定了北婆與砂勝越「在主權移交之後將有一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聯邦權力將暫時由州政府代使」。根據東姑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說明，所謂「聯邦權力將暫時由州政府代使」，其實就是北婆與砂勝越兩地的現有的殖民地行政機構與總督的權力地位，都將不作任何的變更，讓它們依舊「執政」下去。而這一過渡時期的長短，將由一包括英國、北婆、砂勝越與馬來亞政府代表的聯合委員會處理。

事實極其明顯地向人們顯示，過渡時期的安排，是一種延長殖民主義統治的陰謀鬼計，從東姑的說明與聯合公報的規定以及聯合公報其他地方強調着「保留外籍官員之服務重要性」的論調看來，這種意圖是昭然若揭的。那些高喊着大馬計劃將帶來殖民主義統治的結束論調的先生們，現在你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我們認為，過渡時期的安排，基本上，還適應了英殖民主義進行憲制改良欺騙的要求。在五邦人民反殖運動日益高漲的今天，期想永遠維持着直接的殖民統治，讓殖民地江山萬古長存，是一項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在殖民主義者看來，實行着新殖民主義的統治方式是完全有必要的。一面實行着憲制改良的欺騙，一面配合着這種憲制欺騙拉攏與培植親殖民主義的勢力，以便接替政

權，這便是英殖民主義者老謀深算地準備在北婆與砂勝越開鑼的一手好戲。柯波特報告書中所一再強調的所謂「部長制」，聯合公報中所規定的，由各政府聯合委員會制訂的將來的憲法安排與諸如宗教、教育，聯合邦國會代表等保障之形式，拆穿來，不外是達至這項目的之手段而已。從另一方面說，美日勢力的不斷加緊向東南亞地區進行擴張與東姑政府的一些親美傾向，也是促使英殖民主義者佈出過渡時期的安排的一項原因。

我們認為，不論怎樣，對於北婆與砂勝越人民說來，他們還必須面對着殖民主義統治與壓迫的共同命運。

五邦人民在過去便一再指出，大馬計劃並不只是政治上的安排，俾以延續殖民主義的統治，它同時也是一項將五邦推向西方冷戰邊緣的軍事部署。聯合公報雖然那麼輕描淡寫地規定着接受1961年11月22日的英馬聯合聲明。但是，在五邦人民的明亮眼睛下，誰都清楚這項規定具有着極其重大的陰謀。所謂1961年11月22日聯合聲明，它的主要內容便是將英馬聯防協定加以擴展，以便適用於整個馬來西亞聯邦的範圍。任何殖民地人民都清楚殖民地軍事條約的侵略性與壓迫性。飽嘗殖民主義長期統治的五邦人民，對於這項英馬聯防協定的實質，更是一目了然。這協定規定着馬來亞必須對英國打開大門，讓其駐紮軍隊，保留與應用軍事基地，並為了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起見，動用這些軍隊與基地。這項協定的存在，使到馬來亞人民無時無刻不是站立在戰爭邊緣，隨時隨地都會因英殖民主義者的輕舉妄動而帶來了莫大戰禍兵災。現在，這項聯防協定擴展至整個馬來西亞聯邦，這說明了大馬計劃在軍事上的一項重要目的，便是將五邦人民更加緊束地綁在英殖民主義的戰車上，而推向了西方冷戰的深淵。那些高喊着大馬計劃將帶來和平的先生們，現在，你們又怎樣呢？

對於飽受殖民主義統治的五邦人民說來，政治的欺騙與軍事鎮壓是殖民主義的兩手。五邦人民是清清楚楚地認識這殖民主義統治的兩手。如果說英馬聯合公報之公佈是具有一定的意義的話，這意義首先就在于它再一次地讓五邦人民認清了藏在大馬計劃幕後的殖民主義統治的兩手。

我們認為，英馬聯合公報的公佈，雖然是說明了大馬計劃將會不顧人民的強烈反對而硬推到底，但，對於五邦人民說來，這並不是反大馬運動就此結束的訊號。不論大馬計劃的最後安排是怎樣，五邦人民與殖民主義之間，五邦人民與反動的右派政權之間，是存在着永不可調和的矛盾。有矛盾，必然有鬥爭。英馬聯合公報的公佈，只不過顯示着五邦人民的反殖運動今後將會在一新的基礎上波濤壯闊地展開。

評論

執政黨無理推行假合併

本會和新加坡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兩大學術團體，於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一連四天，在丹絨百萬區舉辦了一次民意測驗。

這次民意測驗，算是本邦有史以來的創舉，是本邦兩大學學生關心祖國前途而走向人民羣衆的第一步！

不管一向標榜信仰西方民主的執政黨，怎樣的攻擊這種導源於西方民主方式的民意測驗，怎樣的污穢我們，甚至企圖否定我們公正不偏不倚的立場，但是，總理的選區——丹絨百萬區的人民却熱烈的歡迎我們，踴躍的進行投票，果敢的表達了他們對合併白皮書的意見。此情此景，對於參加實際工作的我們，感受得尤為深刻難忘！

有人說：合併的問題，吵吵鬧鬧，總是黨爭。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看法，我們姑且把各政黨對合併問題爭論的誰是誰非按下不談，單從人民大眾來說，難道大多數人民真的會對合併問題無動於衷嗎？難道關係全民利益的合併問題，真的可以用「黨爭」一詞輕輕一筆滑過嗎？不能的！人民才是邦國真正的主人，人民大眾才有完全的權力去決定邦國的前途。我們這次舉辦民意測驗，正要以實際的行動來說明有關合併問題的爭論，不應撇開人民大眾的真正意見不談，倒是人民的意見最為重要，請大家把眼光放在人民大眾這一邊吧！

我們的民意測驗之所以選擇在丹絨百萬區舉行，即由於丹絨百萬區是個多民族，多階層雜居的城市選區，它的面積小，人口多，方便調查。同時，現在的總理是在該區起家的，李總理曾經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選為該區的代議士。因此，假如連該區選民也拒絕了執政黨的合併計劃，這無異證明了全民反對白皮書的情緒已經達到飽和點、也更進一步宣佈了現政府早已不孚衆望，不得人心。

民意測驗的結果告訴我們：約90%的選民拒絕接受合併白皮書，而接受白皮書的不過7%，可見，反對與贊成雙方人士成13對1之比例，相

差極其懸殊。這樣，邏輯推理的結果是：李總理若把合併白皮書帶到丹絨百萬區去面對選民，則總理所能得到的票數，顯然有限，而反對白皮書的一方所能得到的票數，可能極其驚人；那時，李總理是否能取得應有的票數去保住他的按櫃金，倒是疑問。在此，我們不禁要問，政府首長們是不是沒把握取得選民的信任而不敢面對重新大選的挑戰？同時，也不敢把白皮書單獨交由人民複決。

根據投票的結果，我們發現空白票及不確定票者為數極少，沒有超過總投票數的4%。這是正常的現象。因為我們所提出而要求選民回答的問題，含有贊成與反對的兩個方面，如果你不贊成，那就反對，其餘中間離游者，當然為數極少。我們有理由相信，行將到來的新加坡全民投票，投空白票及不確定票者，數目應該極為鉅大，因為政府的全民投票和我們的民意測驗，兩者性質截然不同，我們的民意測驗包含了贊成與反對的兩方面，然而政府的全民投票却提出三項問題，強迫投票者三項擇一，那是一種不容反對而叫人片面選擇的作法。而且，根據政府首長們在立法議院的透露：在全民投票中所提出的三項問題，只有合併白皮書較為可取，其他兩項，實在更糟。既然人民中的大多數採取了反對白皮書的立場，那有接受其他更糟的兩項建議之理。這樣，在未來的全民投票中，大多數人民怎樣能「三擇一」呢？他們除了被「逼上梁山」而投空白票及不確定票外，別無其他更好途徑，這就是為什麼在未來的全民投票中將出現大量空白票及不確定票等不正常現象的緣故！尤有進者，這些空白票及不確定票在性質上絕不能當作是選民中游離者的投票，而應看作選民們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所投下的「抗議票」！

未來的全民投票既然可能發生大量的「抗議票」，那麼，該怎樣處置這些「抗議票」呢？依據國際慣例，空白票及不確定票應分別計算。可是行動黨政府的全民投票法令中，空白票及不確

定票却算作支持政府的合併建議，本來，合併白皮書的支持者少之又少的，可是在加進了空白票及不確定票等大量的抗議票之後，支持者必然形成多數，這是把「抗議者」也當作「支持者」的荒唐把戲排演下的結果。有句村夫野語：把別人的屁股當自己的臉皮。以此比喻全民投票中的把空白票及不確定票算作支持政府的合併建議的作法，是否登台，不解自明！難怪五黨聯合行動委員會在致聯合國殖民地委員會備忘錄中，要指責新加坡的有關合併問題的全民投票是「赤裸裸的欺騙」。

在進行民意測驗後，我們得到以下兩點結論：
：(一)根據典型區域里絕大多數選民反對合併白皮書的事實，我們可以斷定：新加坡其他各選區絕大多數的選民，也必然是反對合併白皮書的。必須指出：未來的全民投票，其結果有可能出現了這樣的一種現象，即支持合併白皮書一項的票竟會佔多數，那麼，產生這種怪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應該是絕大多數選民在無可選擇底下只好投空白票表示抗議，而這些抗議票却被算作是支持合併白皮書的，由此可見，未來政府的全民投票，將嚴重的歪曲了人民對白皮書的真正態度。(二)由於總理的選區里絕大部分選民反對假合併白皮書，遂有力地証明了現政府的安排合併方式，並沒有得到人民的委托狀。執政黨所謂它在59年上台曾列明爭取新馬合併的綱領，所以它就有安排合併的權力，其實，這是錯誤的！因為上屆大選時，幾乎所有政黨都以爭取新馬合併為奮鬥目標之一，在大選時，選民並不是以「合併」問題來作為選擇某一政黨的標準，這是可以斷言的。

現在，既然大部分選民都反對白皮書，不接受行動黨政府的合併安排，那麼，繼續推行其白皮書計劃，則它實在有必要面對全民，重新大選，看看人民是否願意交予它以安排合併的委託狀。否則，人民將否認根據白皮書所推行的一切合併安排，同時可能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主持白皮書之合併者應負全責。

星大社會主義俱樂部暨南大政治學會呈聯合國備忘錄

吁請聯合國關注全民投票的進行

一
1948年英國當局分割新馬，結果激起全民的反對，從此，爭取兩地的重歸統一，遂成為新馬人民反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1957年英國允許馬來亞聯合邦在英聯邦內取得獨立地位。1959年新加坡在憲制上取得內部半自治地位，然而，它依舊和馬來亞聯合邦分割開來。

二
由於新馬統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英國遂企圖在給予新加坡通過和馬來亞聯合邦合併而取得獨立地位的美名掩護下，通過憲制方式將新加坡的內政權轉移給馬來亞聯合邦，然後依據英馬談判所定的條約來保持它在當地的一切軍事、經濟利益。

這種合併的憲制安排深得新加坡執政黨的全力支持與合作，政府甚至把合併建議在憲報第卅三號予以公佈——這就是新馬合併憲制白皮書。

三
身為高等智識份子，對於邦國前途自當深切關懷，對於關係全民利益的合併問題，尤該密切關注。為了使新加坡公民有機會單獨對合併白皮書切實的表示意見，我們——新加坡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暨南洋大學政治學會乃決定舉行一次針對合併白皮書的民意測驗，藉以探測民意的一般趨向。

四
丹絨百萬區共有選民11,615名（根據1961年選民名冊）華、巫、印族選民人數約與新加坡各民族人口之分佈比例相當，該區選民的階層職業，大體上亦有恰當分配，因此，我們選擇丹絨百萬區作為民意測驗的典型選區之一。

尤有進者：丹絨百萬區自新加坡實施民選立法議員制度以來，總是現政府總理兼執政黨秘書長——李光耀先生的當選區。在兩次大選及一次補選中，李先生都以絕大多數票獲勝而中選為該區人民的代議士。故此，將現政府所公佈的合併白皮書，提交丹絨百萬區選民裁決，以觀民意所向，殊具意義。

五
我們向選民提出的問題是：君是否贊成憲報第卅三號之合併白皮書。

我們將丹絨百萬區各街道的選民，分為四部份，在四天裏（即1962年7月12日—15日）分別進行投票。

為了保証投票的公正，我們邀請了中立觀察者、各政黨、團體的代表以及公眾人士來監督投票的進行及計算投票的結果。

雖然執政黨極力污蔑我們的公正立場，派了大批特務恐嚇我們，並且壓制新聞，不讓有關民意測驗的消息在報章刊登。幸好，在我們兩校同學的努力及選民的合作底下，除了搬家、死亡、重病、外出等人士外，凡

是1961年選民冊上有名字者，都在我們挨門挨戶的訪問中表示了他們對白皮書的意見，結果共有7869名選民投了票。

茲將四天投票結果列表如下：

	第一天投票	第二天投票	第三天投票	第四天投票	總 結	百分率
贊成票	93	97	149	166	505	6.41%
反對票	1,506	2,037	1,902	1,599	7,044	89.51%
空白票	25	23	33	61	142	1.81%
廢 票	24	55	49	50	178	2.27%
總 計	1,648	2,212	2,133	1,876	7,869	100.00%

根據上述民意測驗的結果，可見即使在總理的選區中，也有約90%的選民拒絕接受合併白皮書，另一方面支持白皮書者，竟少於7%。既然事實彰明昭著，反對白皮書者構成選民中的絕大多數，故彼等的意見應受到尊重。我們認為倘若現政府尚欲繼續推行合併方案，則它必須面對全民，重新大選，以觀人民是否願意給予它安排合併工作的權力。

六

對於此合併方案，新加坡現政府並不準備面對人民，它明言指出，絕不重新大選。它僅決定舉行一次有關合併問題的全民投票。在投票中，政府將不單獨提出合併白皮書讓公民複決，而是把合併白皮書和其他兩項更為公民所反對的合併方式一齊列出，強迫全體公民在三者之中任擇一項，其間，任何公民毫無棄權的餘地，因為根據一九六二年

七月十三日所公佈的新加坡全民投票法令，一切空白票及不確定票，並不分開計算，相反的，却完全被當作贊成票來計算，這樣，事實將極其明顯，在行將到來的全民投票中，佔選民中絕大多數反對白皮書者，其真正意見無從表達。

我們認為：政府應把合併白皮書單獨交由公民複決，否則全民投票的舉行，實不足以體現絕大多數人民對其邦國前途的真正看法。為了保障人民自由表達意見的民主權利，我們謹在此懇切地籲請聯合國的有關組織，密切關注並實際調查在世界這一角落——新加坡即將舉行的有關合併問題的全民投票的進行。

新加坡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
南洋大學政治學會 詛呈
一九六二年七月廿三日

註：此備忘錄將分發於新加坡各政黨、各立委、各團體。

為什麼人民要投空白票？

·明·

全民投票不合理早成定論

行將到來的新加坡全民投票，政府將要求人民在下列三項合併方式中選擇一項即：

(1)1961年憲報卅三號中給新加坡有勞工教育自主權的憲制安排；

(2)依照馬來亞聯合邦憲法，基於與其他十一州平等地位的完全無條件合併；

(3)不遜於北婆區域參加馬來西亞。

這是一個騙局，目前已是無需爭辯的事實了。現在，人民所面對的問題，是在於如何有效的去揭穿上述騙局及廣泛展開爭取民主權利的羣衆運動。

方法有三

第十期政治學報的社論——「論公民複決權」一文中，曾指出人民在面對不合理的全民投票時，可以採取以下三種方法：

(1)為反對執政黨的合併白皮書及全民投票而全面抵制投票的舉行；

(2)為否決白皮書而投票支持其他原來亦在反對之列的合併方式；

(3)為抗議政府的全民投票及合併安排而投空白票。

以上三種應付政府全民投票的方法，都有一定的理論根據及現實基礎；但是，人民在面對全民投票時，却完全有需要統一步驟，確定一個較為切實可行並為大多數人所能接受的方法。

投空白票方為上策

就目前的情勢而論，人民若採取第三種方法以應付全民投票，顯然應算是上策。

不錯！假如人民採取全面抵制投票的作法，那確是表現了他們堅決反對全民投票及白皮書的態度；同時，如果大部份選民都能動員起來，抵制投票，則既能夠顯示人民的力量，也能夠給執政黨的合併安排及全民投票以致命傷。不過，全面抵制（諸如撕毀選票或不去投票等）的作法，只能在羣衆運動達到最高潮，即廣泛羣衆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並被長期的法西斯統治所激怒而全面動員起來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採取的；否則，全面抵制的後果（比如撕毀選票及不去投票將被剝奪公民權或罰款），在目前將「逼使一大部分羣衆不敢參加全面抵制的鬥爭隊伍。何況，全面的抵制有可能爆發一連串的罷工、罷市等事件，即使這些事件的發生，可以中斷全民投票的進行，促成投票工作的垮台，然而，在主張憲制鬥爭的新加坡各有關反對黨及各階層人民來說，也不會輕易讓這些事件在非決戰關頭爆發；除非統治者採取橫蠻殘暴的暴力統治，逼使人民放棄憲制鬥爭的一貫作法才另當別論。

退一步想：當政府的白皮書被否決後，相信政府是不會表示甘休，就此自動下台的，它有可能還會將計就計一口咬定說：人民既然「願意」接受其他合併方式，政府就順從「民意」，佈置其他的合併方式，那時，人民要再挺身而出，反對自己所「故意」選擇的合併方式，則未免將在論戰上居於劣勢；而且，人民不會輕易採取全面抵制的行動，也不至於為了否決合併白皮書而「故意」投票選擇其他合併方式。

雖然，人民如果「故意」投票選擇白皮書以外的其他合併方式，在否決新馬政府所訂定的合併協議——合併白皮書這一點來說，實在有其積極的意義，然而，讓我們不管人民所「故意」選擇的合併方式是「板城馬六甲」式或「北婆三邦」式的，政府必然會「故意」的強硬要剝奪新加坡半數以上公民的資格，剩下不到半數的新加坡舊有英籍民，得以轉化為較大聯合邦的公民。假如我們具體的分析一下這些僅存的公民的思想意識，不難發現在他們之中，政治認識較為保守的還是佔着相當的數量，這樣，誰能保證未來新加坡的左翼運動，在憲制鬥爭這一戰線上能擁有優越可靠的基本呢？

由於人民對政府所列出的合併方式是無可選擇的，故此，投空白票是目前較為可取的鬥爭形式，儘管官方控制了電台，報紙以及一切有力的宣傳工具，不論新加坡人民怎樣長期遭受白色恐怖的威脅，但是，政府無論如何總禁止不了民間對投空白票的號召及互相傳播響應，因此，人民在政治高壓下，依舊有把握進行有關投空白票的宣教活動，達到全體動員一致投空白票的目的。我們敢於得出這結論，主要是基於投空白票這個鬥爭形式本身具有的優點，第一：投空白票的作用對個別選民的實際利益都能照顧周到，易為普遍羣衆所接受及消化而變為羣衆的行動；另者，政府的全民投票的選擇，不容有反對的意見，它強制人民一定要有所選擇，這樣，投下空白票，無異具有特殊的意義——即不是表示中立游離而是表示抗議。這種意義正充分道出了當前新加坡人民反對假合併及全民投票的心聲。

投空白票的進一步說明

投空白票這鬥爭形式，不僅比其他方法較有條件動員目前的大部份羣衆，而且，也能給予未來的羣衆繼續反假合併的運動提供了有利的前提。

從理論上說，人民投空白票，等於對投票紙上所列明的三項合併方式都不表同意，因此全民投票之後，人民還是保留權力以反對任何一種合併的安排。可見，目前採取投空白票的態度，正好奠下了以後

後果。若說投空白票是消極的作法，顯然是值得商榷的看法。假如全民投票中可以包含贊成及反對雙方面的選擇，則投空白票便是中立騎牆或游離的消極作法；不過，當即將到來的全民投票並不容許人民反對時，投空白票便有着積極的意義。

今年法國所舉行的有關阿爾及利亞的全民投票中，法國一大部份選民不正是以投空白票來表示對戴高樂的抗議嗎！設使投空白票的鬥爭形式本身沒有表現出人民將爭取些什麼而認為是消極的作法，那麼，罷工、罷課、罷教等等，不是更消極嗎？可見，形式本身是否具有積極或消極的意義，應和實際情況結合起來才能下判斷，不能抽象的形式本身來理解。

投了空白票又怎樣？

相信沒有一個人會認為投了空白票後，合併的爭論算是結束了。其實投票以後，問題還多得很，現在，不妨來預測人民投空白票後新

加坡可能產生的政治局面：

投票後要不要公佈空白票的確實數字，將搞得執政黨頭昏腦脹，要公佈嗎？則投空白票的數目大得驚人，等於自己招供本身不受衆望；不要公佈嗎？人民將一眼看穿那是執政黨軟弱無能的具體表現。這時，人民羣衆將是處處取得主動地位，相反的，執政黨却相對的處於被動的境地。

經過了投票的現實教育，人民將深一層看透西方民主在本邦的破產，所謂自由表達民意的全民投票也者，在執政黨的安排下，不過是一幕騙局，而人民却發覺本身能以實際行動來揭穿這個騙局，這樣，執政黨與一般民意的對立將加深加劇，執政黨將越為失去人民的信心；那時，李總理會發覺原來被孤立的不是所謂「共產黨」左翼人士，倒是他自己；他的馬來西亞的到來將給行動黨帶來光明前途的一貫論調，不知如何証實！

什麼是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Fascism）乃取自拉丁文的 *Fascis* 一字，意思就是捆綁于一柄斧頭四角的一束木棒，是古羅馬敵仗兵器之一。

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進入了最高的，最後的階段——帝國主義階段後所特有產物，是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財政寡頭，以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用恐怖手段來消滅它的敵對者的絕對獨裁，法西斯創始者墨索里尼就這麼指出過，法西斯主義與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和平主義與個人主義水火不相容，絕不共存。

法西斯主義者高唱種族論，用種族優越來掩飾社會階級鬥爭，掩飾其醜惡的反動的剝削本質，它們認為，祇有這一或那一民族的資產階級有統治世界的權利，那麼這部份人才是唯一的「高貴」的種族，應擁有生死予奪之權。同時，它們竭力提倡對於種族血統的神祕崇拜，對於個人天才的崇拜，對於元首的個人崇拜，對於國粹的崇拜。因此，它們迷戀於個人英雄。它們認為凡是屬於國粹的東西，儘管是渣滓也要保留；外來的文化，即使是優秀的，進步的，也一概排斥。但是，如果本國的進步文化不利於獨裁統治，也要被摧殘和消滅。法西斯主義否認社會階級的存在，否認社會階級鬥爭的事實，因為它主張用暴力軍隊鎮壓人民的一切革命和進步運動，因此，不允許工人的合法罷工，不允許組織工會，它只為金剛寡頭的利益效忠服務。

法西斯獨裁政權是資本主義在其最後發展，面臨崩潰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上所特有的極端反動的政治形式。在平日，資本主義國家

總是在民主外衣的掩飾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但當資本主義總危機帶來革命或戰爭爆發時，資產階級的統治面臨極大危險時，它再不能繼續用「民主」的手段來進行統治和維持其政權了，於是便取消了資本主義的偽裝民主，實行公開的軍事專政和血腥統治。所以說，資本主義的民主是騙人的，反動的統治者無時無刻不在準備扔掉它，資本主義國家常常變成法西斯獨裁國家是司空見慣的事，蓋兩者本出一轍，係血脈相連的東西。當獨裁統治者暴露其兇惡的真面目，建立公開的反動的法西斯統治，民主自由的旗幟就被拋在一邊，在這樣的政權下，國內一切最起碼的民主自由都不存在，政府用暴力和恐怖手段來鎮壓廣大勞動羣衆不斷增長的要求民主自由的意願，借此來拯救其即將崩潰的政權。

法西斯主義和戰爭是孿生兄弟，它對內鎮壓廣大勞動人民，仇視革命思想，對外則強謀武力掠奪，發展壟斷金融資本，因此，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為開拓其經濟利益，便日益走上法西斯道路，並準備發動新的戰爭來達到其目的。如現在的美國，西德正是如此。

法西斯制度首先建立于意大利（1922年），繼而建立于德國（1933年），其後乃推廣至其他帝國主義國家。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國的希特勒是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翹首，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煞星。法西斯主義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可恥的慘敗，但是，今天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的某些反動份子正在力圖復活法西斯精神，這不能不是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

（轉入第十版）

馬來亞政府和英國就有關大馬來西亞談判的聯合公報，已經在八月二日發表了。根據公報聲稱，在原則上，馬來西亞聯邦會在1962年8月31日成立。人們對於這次公報所公佈的內容，並沒有激起好大的反應或引起什麼興趣，因為馬來西亞計劃是英馬兩地政府的囊中物，久已成為衆所皆知的事實，因此對於談判所達致的結果，大家都認為這僅僅只是形式上某些必要的安排而已。所以，引起人們特別興趣及關注的，倒是和公報同時公佈的柯波特委員會報告書了。我們特別強調關注這個報告書所提的建議不僅僅是因為這個報告書已經被英馬兩地政府完全接受並作為建立馬來西亞的原則，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這份報告書中窺探出英馬兩地政府對於建立馬來西亞聯邦所蘊藏著的真心意圖。本來，這份報告書早在數日前經已草擬完畢並呈交兩地政府參閱，但為什麼遲至今日才與公報同時公佈呢？在對馬來西亞問題的態度上英馬兩地政府是否融洽一致，抑或是在某些利益的分配不均因而產生矛盾呢？這些都是一些耐人尋味的問題。在我們更加徹底地深入研究及逐層剖析這些報告書的過程中，我們漸漸地懷疑起這份報告書是否真實地反映北婆羅洲及砂勞越人民的意見。這種懷疑，是和我們閱讀報告書的次數及研究的深度成正比例的增加，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種懷疑不是無可思議而是強有力的論證的。這在下面我們可以仔細談到的。

正如我們所意料到的一樣，報告書的結論不但強調大馬計劃必須盡速實現，而且它甚至替英馬兩政府義務地提出一些有關憲制安排的建議及其過渡階段的原則。在報告書中，我們看不到砂勞越人民的真正意見被委員會接納，我們也看不到他們的意見是被認真的考慮到。如果我們形容星加坡政府的合併白皮書是不民主，不誠實以及不能代表民意，那麼，砂勞越民意調查報告書該是它的孿生兄弟了，也就是說，報告書不但不能反映民意，而且是歪曲民意。所以，我們認為，柯波特報告書只是作為英馬政府為實現大馬計劃的一個工具，它只是統治者為了實行一項不合理的憲制措施而不得不披上的一件民主外衣而已，正如砂勞越新聞報的地方論壇中就曾經引用新加坡某報作為評論說：『在殖民地人民普遍覺醒的今天，一紙命令就要雷厲風行的作法，已經是不可能的，所以，設立調查團，樹起一副「聽取民意」的招牌，見機行事』。

這種一針見血的評述，正和今天的報告書的內容所表現出的精神完全相符合。

以下就是我們對報告書的看法和意見。

報告書的五大特點

(一) 對殖民統治的讚揚

在開始研究這篇報告書時，我們認為假如我們只是單從報告書中對於馬來西亞建立時所提出的憲制細則來探討研究，則我們將陷入那些細節的泥沼中，使我們對報告書產生塗鴉的看法，所以，我們只有從這份報告書的虛偽性及其真正企圖加以仔細分析才可以暴露這份報告書的醜惡意圖。在柯波特報告書內，字里行間洋溢著一片對於北婆與砂勞越兩地殖民地行政機構的讚揚聲。這是報告書的一種特徵。首先，它集中地表現在對於殖民地行政機構的「合理」與「公平」的統治上，並且認為殖民地的統治是在多民族社會中避免民族衝突的最好統治方式。它同時也違反歷史事實而恬不知恥地宣稱當地人民對於總督的統治「已成習慣」；把北婆三邦人民視為甘受別人統治的順民，極度地損

害了人民的自尊心。我們可以在報告書中第十八節看到他們沾沾自喜地寫著：

「砂勞越可以慶幸的說是一個十分快樂的國家，事實是在殖民地統治之下，權力顯然不操在任何一民族手里，而是被認為有效率而公平的殖民地政權手裏。……在行政權仍堅強的操在殖民地政權手裏的時候，那裏就很少利益衝突發生於土著民族與外來移民之間」這種對殖民地政權過份誇大與讚揚，也表現在第十九節，第二十二節上。

第十九節說「不過這種情形只能在政權仍留在殖民地當局的手裏繼續存在」。

第二十二節中說：「人民一百廿年已習慣了由國家元首即拉惹或總督發揮行政權力」。在廿二節裏它還歪曲土著的願望，認為「土著與非土著人上都清楚明白行政機構仍須繼續依賴英藉官員執行其正常與有效的職權」。

同時在一百十一節，它厚顏無恥地形容人民是籍戀殖民統治：「他們在現行的殖民地行政之下很是快樂，他們非常尊重英藉官員的效能和公意，並懷着極大的希望能在現政府之下獲得進步。」

這種對於殖民地行政機構的極度歪曲的讚揚，在一份純粹由舊殖民地官員、宗主國大銀行老闆和右派人物組成之民意調查團所草擬的報告書中出現，在我們看來，是件極其自然的事情。殖民地行政機構原本就是用來統治殖民地人民，為殖民主義利益服務的政治手段。現在，一些代表著殖民主義利益的人物，對於這副旨在壓迫與統治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機器，大加贊揚，是絲毫沒有什麼新奇之處的。但是，我們不得不深切的注意到，現在，柯波特報告書竟然如此明目張膽地將殖民地行政機構在殖民主義者腦袋里的反映，絲毫不加掩飾地硬加在殖民地人民頭上來，說是什麼北婆與砂勞越兩地人民的一致見解；硬在文字上製造虛影，說什麼兩地人民和他們一樣地對壓迫與統治人民的殖民地行政機構拍手叫好起來。這就不是一項普通的歌功頌德式的讚揚，而是在這樣成為那樣的讚揚聲中包含著一項極其醜惡的政治陰謀。

柯波特報告書企望為殖民主義繼

續維持其在北婆與砂勞越的殖民統治製造輿論上的藉口，將它說成是兩地人民的一致願望。這種醜惡的政治陰謀，在報告書中的英籍成員的建議中尤其露骨地顯示了出來。

在一百五十一節中(C)項說：尤其是土著民族，他們都已習慣於總督的統治。在以後數年間，古晉或亞庇的政權如有任何削弱(不論其是真實的或者表面的)的事情發生將會引起嚴重的治安危險。

同時在(一)項中，他們認為：「無上重要的在此後數年里應維持有效率的行政和地方上的治安。——所以我們認為絕對需要保留外籍官員的服務期多年。」

在一百五十二節中，他們露骨地說：「我們再次建議總督銳精不應改變。」

從這些章節中，事實再一次有力地証明了人民一路來對於大馬計劃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大馬計劃並非為北婆與砂勞越人民帶

來什麼「獨立自主」，而是殖民統治的繼續保留。

(二) 歪曲種族間的關係

極力歪曲北婆與砂勞越兩地不同民族間的正常關係，歪曲存在於兩地不同民族間的少差異的性質，是柯波特報告書的主要特點之一。

我們密切地注意到，柯波特報告書在某些章節中故意歪曲種族間的關係。它認為：「在行政權仍堅強的操在殖民地政權的手裏的時候，那裏就很少利益衝突發生於土著民族與外來移民之間」。(見第十八節)

另一方面，報告書對殖民政權的移交也依依不捨，並且挑撥種族間的關係，在十九節：「我們看到當政權被考慮以某種方式移交時以及土著民族感覺到與外來移民分享政權時尤其是當他們覺得他們經濟尚很落後時，衝突就會在砂勞越發生」。

在第廿節又看到：「當第一個以大部分華人為領袖的政黨(砂勞越人民聯合黨)成立時，就發生了一件不安的情緒，這個被認為非土生民族，於土生民族尚感到未能相競爭時，開始爭取政權的訊號，很使民族關係由於經濟力量不均之故而緊張起來。各民族表現的情緒，由於害怕別個民族統治及欲想防備別個民族統治，便更加强烈起來」。報告書不惜以很長篇幅來煽動種族間的互相恐懼，特別是對於華族，更極盡其污蔑之能事。例如，我們在第一〇六節及第一〇節看到：「華人以一個種族的地位比土著民族較享受著教育、經濟和商業上的優勢」。

面對着不可避免將來一個時候他們(指土著民族——作者)必須與華人分享政治權利，於是他們極度渴望他們能夠站在同等地位在經濟與「商業方面來從事競爭」(見一〇九節)

這些文字，一語歸宗，都是極盡其歪曲北婆與砂勞越兩地不同民族間正常關係之能事的。我們認為不論柯波特報告書如何在文字上加以修飾，下列的政治意圖是昭然若揭的：

第一、柯波特報告書歪曲了北婆與砂勞越兩地不同民族間的

些少差異的性質。柯波特報告書老謀深算地將北婆與砂勞越兩地的不同民族劃分為「土著民族」與「非土著民族」或「外來移民」。並且它們之間的民族關係理解為存在着什麼永不可調和的矛盾，說什麼這些不同民族必然會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進行着競爭，在他們看來，這就是不可避免的民族衝突的主要根源。柯波特報告書的這項意圖是明顯的，它企圖一方面歪曲北婆與砂勞越兩地不同民族間的關係，一方面將真正的民族衝突的禍首——殖民主義統治粉飾成民族衝突的解救者。

第二、柯波特報告書從民族衝突的論調出發，將北婆與砂勞越兩地人民的反殖鬥爭，歪曲為必然會帶來民族衝突的禍根，說什麼「當政權被考慮以某種方式移交時以及土著民族感覺到與外來移民分享政權時」，「衝突就會在砂勞越發生」；說什麼北婆單獨獨立「會在內方面遭遇民族衝突破壞性的趨

勢」。柯波特報告書的這種說法，不是從民族衝突的論調出發來歪曲人民的反殖鬥爭的真正意圖是什麼？這種意圖，在柯波特報告書談及砂勞越的政黨時，是尤其露骨的。在柯波特民意調查團的成員看來，砂勞越進步政黨所進行的反殖鬥爭竟然成為什麼某個民族「開始爭取政權的訊號」，因此，「由於害怕別個民族統治及欲想防備別個民族統治，便更加强烈起來。」柯波特報告書老奸巨滑地將兩地人民針對着殖民主義統治的矛頭給以歪曲，將此矛頭轉向人民內部，把它當作不同民族在政治上的競爭。柯波特報告書的這種意圖其實就是一種對民族衝突煽風放火的行為。

第三、柯波特報告書也不惜製造一些共產黨的神話，說什麼民族間的「摩擦」，因共產黨的「故意煽動」，而具有了「可能性」。他們以為只要這樣的加以擴張恐嚇，那些害怕民族「摩擦」的人，便會貿然的接受反共的大馬計劃。

第四、柯波特報告書公然地打起殖民主義的黑旗，公開的聲稱：殖民地政權是維持民族關係和諧的最佳統治方式。柯波特報告書的第十八節文字，便是這種意圖的公開招供。

我們認為，柯波特報告書的這種盡量歪曲兩地不同民族間的關係，為殖民主義行政機構的醜惡面目大抹脂粉的作為，無非是為殖民主義繼續維持其在北婆與砂勞越兩地的統治製造一些「民族衝突」論調上的根據吧了。

(三) 英馬間的矛盾

在我們平心靜氣的分析下，報告書也鮮明地暴露一種事實，就是英馬在對三邦的利益分配上也存在着嚴重的分歧點，這也是報告書的特徵之一。例如，關於北婆與砂勞越參與大馬來西亞後的憲制安排以及一些諸如宗教、語文問題，英馬之間是存在着矛盾的。柯波特報告書以第四章的整個篇幅敘述了英馬成員之間的不同意見。這種意見分歧是存在於多方面的。我們密切地關注到英馬之間的這種矛盾。

我們認為，一般地說來，英馬之間的矛盾是具體地反映在對下列事物的不同意見上：

(一) 關於過渡時期的長短與憲制安排的問題；(見報告書一百五十一—一百五十八，一百八十一—一百八十九與一百九十一諸節。)

(二) 關於宗教問題；(見報告書一百四十八節E)

(三) 關於語文問題；(見報告書一百四十八節F)

(四) 關於土著特別地位問題；(見報告書一百六十一—一百六十二與一百九十一諸節)

在探討這些問題的意見分歧時我們完全有必要分清主次輕重，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在這些問題中，宗教、語文、土著特別地位的問題，是一些較次要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僅是反映了英馬成員之間的思想意識還存在着一些差異而已。如果說英籍成員純粹是帶一種殖民主義的色彩來看待這些問題的話，那麼，聯合邦成員在看待這些問題的時候，便是夾帶極其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我們不應忘記，聯合邦右派政權之所以大力推行大馬計劃，作為他們認為是有利於他們的條件之一，便是合併後馬來人及北婆與砂勞越土著民族人口總和將會佔了絕大多數。在柯波特報告書中，聯合邦成員強調着馬來語、回教、及土著與馬來人的一致，其實是隱含着民族同化的想法的。

(轉入第九版)

專論

評柯波特報告書

劉用



民意測驗成績輝煌

· 康如 ·

民意測驗勝利地宣告結束了。

這樁頂有意義的工作，豐富了我們兩高等學府同學的生活內容。雖然我們不敢自豪地宣稱在這次民意測驗裏已經取得輝煌的工作成績；但至少給丹戎巴葛區人民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至少在本邦歷史上添加上一頁。無論如何，這是星洲有史以來的第一遭，是大學生直接關懷祖國政治前途，集體深入生活，探測民意的第一聲信號！

回想起來，此次民意測驗我們得到了四百名同學的熱烈參與工作，并且，同學們都信心百倍，堅持不渝，首尾一貫，有始有終地把工作任務全盤做好。在進行整個工作過程中，儘管政府當局嚴密地施行新聞封鎖，並派出大隊特務人馬進行干擾和破壞性的工作，但是，我們都能够積極地，主動地，創造性地去做好宣傳工作，突破和克服當前的種種客觀困難，發揮了最大程度的主觀能動性。這一點，充分地表現出同學們高度的積極性和一定程度的獨立工作能力，這該是多麼令人歡欣鼓舞呵！

這一顯著的事實，再度說明了集體的事業需要依靠集體的智慧和

力量來完成。

這裏，讓我們將這次民意測驗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小結如後。

(一) 民意測驗的結果，提供了一個事實，一百名選民中有九十名是反對合併白皮書的。這個無可爭辯的事實力大萬鈞地駁倒了行動黨一路來的叫囂和謠言。

我們不辭跋涉，不辭勞苦地為行動黨政府收集了頂寶貴的可靠的參考資料，這些資料足以反映一般民意，說明事情的真相。

民意測驗的結果確鑿地証實了白皮書不得人心，有害人民。以往，行動黨政府在箝制民意的同時，總是自吹自擂高談闊論地宣稱其合併白皮書已經獲得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今天，丹戎巴葛區人民的答覆，恰好駁倒了一切謠言，有力地堵住了它的海口。以往，我們的李總理總是這樣那樣地叫嚷着，反白皮書者就是「共產黨」，據此而論，那麼丹戎巴葛區絕大多數反白皮書的選民豈不盡成「共產黨」，可是，我們的李總理當不忘卻他本身是被這些選民扶持上台的；推理下去，原來李總理是靠「共產黨」起

家的。

現實給予極大的諷刺，夫復何言！

我們不願意看到業已不省人事的李總理搥胸頓足地對自己大聲怒斥，只希望他能被現實所感動，痛改前非，回頭是岸。

(二) 我們在重重密罩的政治壓力和新聞封鎖下打開了一道裂口；同時，讓丹戎巴葛區人民得以喘一口氣，表達他們對合併白皮書的看法。

今年來，行動黨政府不但在政治上加強壓力，在新聞方面，其操縱程度也已達到空前的猖狂及嚴重化了。所有的宣傳機構，民營報章，都變成行動黨御用的宣傳工具。這次，我們採取了西方民主國家最慣用的方式——民意測驗，竟然也遭受到無理的干擾。一開始，在政府控制下的報章及電台便對此項民意測驗工作隻字不提，像煞無其事般，蓄意掩蓋這鐵般的事實，企圖使公眾人士無法獲知此事。尤有進者，政局竟發出充滿污蔑和挑撥性之文告，並出動大批特務人員，製造緊張氣氛，監視和恫嚇同學

之工作。但是，勇敢無畏的同學傾其全力地衝破百般濫羅與為難，並取得了丹戎巴葛區人民的信任與合作。選民熱烈地投了票，這個事實在丹戎巴葛區已是盡人皆知，現在，已經傳播開去，傳播得更遠了。

從這裏，我們體驗到，反動政權的一切壓力，不過是貌似強大，恫嚇人吧了！也從此，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獨裁者的可惡。

在這一生動豐富的生活里，毫不保留地揭示了同學們的果敢堅定，道義凜然的高貴品質，而且，也只有向實際的工作中去磨鍊，這種品質才能進一步得到發揚！

堪以告慰的是，我們提供了一個現實，予生活在水火之中苦而無告的選民一個申訴的機會，表示他們對白皮書的意見，並說，要或不要。

以當今偌大的政權而言，却無能為此！

(三) 我們取得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

工作前，我們要求自己必須對合併白皮書熟透了，融會貫通了，並且掌握好語言技巧。也唯有這樣，我們才能保證以不偏不倚的公正

立場，淺白易曉的詞句，絲毫不差地向選民進行充分的解釋。

工作中，我們更深一層地認識到現實的醜惡，更深刻地理解人民生活的困苦，理解階級意識，理解階級和政治的關係；而且，理解了自己，通過工作，我們縮短了知識份子與勞苦大眾的距離，在一定程度上，我們消除了兩者之間的隔膜。

我們有理由指出，合併問題非黨派問題，它的的確確是全民性的問題。不分民族，不分階級，不分黨派，絕大多數的選民都踴躍地投了票。從民意測驗結果是九巴仙選民反對白皮書的這一事實，我們不難發現，一般的選民是極端不滿政府的不民主措施和假合併計劃，他們十分珍惜民主自由權利，只要一有機會，他們便利用這種權利熱烈地表達他們的意見，表達他們在生活上的具體感受。完全可以肯定，在捍衛全民權益的鬥爭上，人民絕不袖手旁觀。

我們再一次印証了民不可欺，人民羣衆覺悟日高這一頑撲不破的真理。

參加民意測驗後的感想

我們這羣高級智識份子，平常養尊處優惯了，對於那些什麼「民間疾苦」，「國計民生」一向就是抱着有空則聞之，考試時則棄之的態度。同時，又自視甚高，自付做為一個大學生，設若在古代封建王朝裏，如果不是一個文科狀元，至少也要身居翰林，伴君佐政，當有一番大作爲；雖然我們不至于像「劉三姐」裏的羅秀才那樣「牛走後來我走先」的無知，可是要我們真正走入民間，了解民間疾苦，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次政治學會暨社會主義俱樂部聯合主辦的丹絨巴葛區民意測驗，使我們有機會真正走入民間，並且，通過了這次民意測驗，使我們與正在發生着的國家大事起着更有機的聯繫，而不會僅僅停留在口號上和理論上，所以在這次的工作磨練中，使我們深深地感受到，處在一個正在發生着急速變革的時代裏，高級智識份子的可貴，並不在於學術上的鑽研有一定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跟祖國廣大人民羣衆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同呼吸，共浮沉。因此，從這次民意測驗的工作里，有將近四百位南大，星大的同學投入這項工作的隊伍中，就具體地表現了大學生是具有這種爲人民，爲祖國而準備獻出青春的高貴品質。

民意測驗的工作！雖然只是短短的四天，可是，在這短促的四天里，對我們來說，是無異于上了一

節深刻的政治課，它不但縮短我們與現實社會的距離，同時也打破了我們和人民羣衆之間所存在着的隔膜。因此，我們非常珍惜每份既已取得的成績。我們將讓這份微小的成績，在更好的、更大的基礎上得到充份的發揚。

在我們最初參加這項民意測驗的時候，由於它的新鮮和有意義使我們很感興趣。但是在我們心中却混夾着一層顧慮。因爲，舉辦民意測驗在星馬政治社會中，這還算是破天荒的第一遭。雖然，我們明知道，民意測驗是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度經常採用來探測民意的最有効方式，任何人都不能加以阻止的。可是，在殖民地社會里，各種良好的措施不但不被鼓勵，甚至經常遭遇當政者的阻撓和破壞；因此這最起碼的探測民意的方式——民意測驗會不會被政府無理干涉呢？我們就不得不顧慮。但我們並沒有因爲心中的顧慮而放棄追求真理的決心。當政者不願讓民主得到表揚，但我們是民主的忠誠信仰者，我們不能因此而遷就當政者，我們是義不容辭的。據我們了解：在西方國家中，民意測驗是被用來作為探測民意的方式。當國家大事或關係民生大計的問題發生時，人民的意志又無法從既定的法律或其他有効的方式來表達時，則政府或一些有關團體，就舉行民意測驗來讓人民有機會自由地表達其對某一問題的看法。因此，民意測驗的結果就意味着

人民已經將他們的意見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表現出來了。這次舉辦民意測驗的目的，正如在「告丹絨百葛區選民書」中所說的：「正當有關星馬合併的憲制安排在立法議院激烈辯論時，作爲一羣關心祖國前途，擔憂國家安危的大學生，我們認爲有責任在此問題上盡一份力量，故此，我們決定舉行一次有關合併白皮書的民意測驗。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在探測選民對此問題的一般看法及趨向」。所以，這次舉行民意測驗最主要的意義，是在於給人民有機會表示；他們到底贊成不贊成行動黨政府所提出的「合併白皮書」。因爲政府在官方文告里，經常將白皮書的內容及條文，描繪成爲一種空前對人民有利的合併條文，把行動黨式的合併方式稱譽爲一種最完善的方式。但是政府又不願意讓人民有真正表達意見的機會（不民主的全民投票就很清楚地說明了這點）。而只是一意孤行，強詞奪理。這樣一來，真正的民意看不到，假民意却天天出爐。因此，民意測驗就是讓民意得以伸張。比如，這次民意測驗的結果，89%的選民反對合併白皮書，6%的選民贊成白皮書。從這種投票的結果來看，人民是絕大多數反對政府的合併白皮書。這鐵一般的事實將提醒政府老老實實聽取民意，不要再一意孤行，強詞奪理，真正實踐民主真諦。至於政府接受不接受這種意見，這是他們的事。不過有一點必須指出，政府既然口口聲聲自命爲民主的忠誠維護者，就應切實遵循民意，執行民意，否則，一切後果應由政府負責。·

犯的民主權力，對關係重大的問題，真正的民意是會充份地表現出來的，同時更可以肯定：政府在行將來臨的不遵循民主程序的全民投票，人民不能用其神聖不可侵犯的民主權力，是非常不當的。

(二) 更深刻地體會 本邦民主的實質

在以前，星加坡被人稱譽爲一個民主的城邦，而且政府也標榜着他們是民主制度的真誠擁護者和執行者。可是，當我們正要運用起碼的民主方式來進行民意測驗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對民主方式的運用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完全無理的限制。1. 本邦的輿論完全被獨裁者控制。我們僅僅是希望報紙能够刊登我們民意測驗的消息都不受允許。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政府是企圖通過新聞封鎖來破壞我們的工作，可是他們的可耻企圖並沒有實現。2. 不明不白的人物大批地出動，而且比我們的工作者更加勤勞和資力。我們是在進行一項非常有意義而又很合理的工作，是用不着出動那些不明不白的人物來鬼鬼祟祟，幹不好的勾當，這不是在一個民主國度里正常的現象。因此，我們更相信有關當局是存心通過白色恐怖來波動同學們工作的情緒，影響選民的投票率，促使民意測驗失敗，可是這陰沉沉的白色恐怖，並沒有嚇倒同學們進行工作，反而激起同學更出色地完成工作，同學們已把那些不明不白的人物所幹的卑鄙勾當不放在眼里。以上這些在在說明了本邦的民主是在被箝制中。同時也給同學們對本邦的民主實質有更深刻，更具體的認識。

江上林

東南亞的反殖運動

(續第10期)

藍雲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各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這叫做巴黎和會，並根據巴黎和會的決定成立了國際聯盟，國際聯盟的主要任務為消弭國際戰爭，保持會員國領土完整。雖然當時帝國主義各國極力鼓吹和平，但是這種和平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和平，是在一定的條件下不得已的和平，是為了挽救帝國主義的根本利益的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各國人民都起來堅決地反對侵略戰爭，各國進步力量都迅速地積極地被組織起來，對抗反動的力量，對抗為少數資本家的利益而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這些進步的力量包括侵略國和被侵略國的工農羣衆和民主人士。進步力量的被組織起來，必然對反動派不利，進步力量的壯大，意味着反動政權的垮台，意味着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時代的出現。帝國主義者看到這股進步力量的發展和壯大，驚慌失措是不言而喻的。為了窒息進步力量的發展，為了保持自己的政權，不得不實行和平，借和平時期來鎮壓進步力量。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對交戰的帝國主義雙方都弄得精疲力竭，巨大的戰爭費用，使帝國主義國家財政上經濟上發生了危機，人民的生活也極端困苦，從而更加速了進步力量的發展，帝國主義眼看到這種惡劣的形勢，也需要一段和平的時期，作短暫的喘息，從新整頓軍隊。所以，帝國主義的和平是欺騙人民的和平，企圖借和平的短暫時機，積極軍備競賽，準備再次發動掠奪殖民地，霸佔全世界的侵略戰爭。因此，我們可以說，帝國主義的和平是另一個戰爭政策的手段，和平是戰爭的繼續。

由於私有制的存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本身的利益，置人道於不顧，大力擴張它的勢力，發展它的殖民地，掠奪其他民族的財富，集中於少數統治集團的手里，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帝國主義也有新興衰亡，新陳代謝，老的被新的代替。但是，當新帝國主義國家興起時，它看到整個世界早已被舊帝國主義各國所分割和霸佔了。新帝國主義國家要取得殖民地，必然與舊帝國主義國家發生衝突，這個利益上的衝突，一切和平方式都解決不了，解決這個衝突的唯一辦法是戰爭。這個解決方式雖然是最野蠻和殘酷的，但是除了戰爭以

外，還有什麼更有效的方式呢？所以帝國主義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任何一次戰爭結束後，帝國主義各國都組織了同盟，不管這些同盟是幾個帝國主義對抗另幾個帝國主義的同盟，或者是所有帝國主義的總同盟，這些同盟只能暫時調節它們之間經濟和政治上的衝突。不過，當帝國主義各國力量發生根本變化時，即力量均衡狀態發生了變化，這些作為暫時調節它們之間經濟和政治上衝突的同盟，就完全失去了作用，無能為力，一籌莫展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雖然得到一個時期的和平局面，但各帝國主義却利用這段和平時期，暗地里準備自己的力量，養精蓄銳企圖獨佔世界，尤其是德、日、意帝國，它們的勢力發展得可怕，等到它們軍事力量超過其他帝國時，和平的假面具也就被撕破了。日本於1931年侵佔中國的東北；意大利於1935年進攻阿比西尼亞，1939年又佔領阿爾巴尼亞；德國也於1938年併吞奧地利和捷克。所謂消滅國際戰爭，保持會員國領土完整的國際聯盟，這時也跟着破產了，因為德、日、意帝國並不把它看在眼裏。暫時不動干戈，以便養精蓄銳，重新準備大戰，這就是帝國主義和平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在這些帝國主義的矛盾中爆發起來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的軍隊非常迅速的，在幾個月內就佔領了東南亞，取代了西方各國的地位。日本侵佔東南亞非常順利，因為幾乎不曾遭到英、美、法、荷帝國主義的抵抗，這些西方帝國主義的駐軍，不堪日軍一擊，他們不戰而退，望風而逃。

但是，這時的東南亞民族已經覺醒了，不再是沉睡不醒的民族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驚醒了東南亞民族，開始知道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真理，開始知道爭取獨立自主的重要性，開始知道唯有以鬥爭才能取得權利的道理。日本法西斯的侵入，正是東南亞民族運動趨向汹湧澎湃的時候，正是東南亞民族運動從自發轉為自覺的時候，正是東南亞民族運動開始在有認識有紀律領導下前進的時候，這樣，日本法西斯的侵入遭到東南亞民族激烈的反抗是自不待言的。東南亞民族主義者積極號召人民反抗日本，積極組織人民反抗日本，把當時對抗英、美、法、荷的民族運動，一致轉而對付日本法西斯。同時，為了迫切的打倒共同的敵人——日本法西斯，也與西方帝國主義取得合作，但是

，東南亞民族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合作彼此所抱的動機是不同的，有本質上的區別的。西方帝國主義的動機是：借東南亞民族運動的力量打倒它的敵人——日本法西斯，重新回來統治東南亞，壓迫和剝削東南亞民族。而民族主義者的動機是：借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革命戰爭的策略路線，澈底地剷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解放民族的枷鎖，實現獨立、自由、民主、和平和統一的國家。

日本法西斯佔領東南亞後，就馬上實行軍事的統治，用強大的軍隊來迫害和剝削這地區的人民，這些野蠻的軍隊橫行霸道，到處大肆屠殺，搶掠和姦淫。日本的掠奪目標分為物質和人力兩方面。在物質方面，大事掠奪東南亞的豐富資源，強迫人民繳交「奉納金」，搶奪人民的糧食和衣著運往前線，供給它在東方所發動的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使得東南亞人民無衣無食，農村農民由於缺乏糧食，大批湧進城市找工作，城市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由於戰爭，工廠紛紛倒閉，造成工人和農民處在失業和飢寒交迫中過水深火熱的生活，許多人就死於疾病和飢餓中，單單印尼就有數百萬人這樣的死去。日本法西斯的搜括是無微不至的，為了取得鋼鐵，甚至把人民的鐵欄杆、鐵床以及一切鐵器都一掃而空，為了取得作戰用的石油，不准人民使用點滴和貯藏。在人力方面，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是需要大量的苦力和軍隊的補充的，因此，日本橫蠻地使東南亞民族去替它建築軍事工程，開公路和鐵路，戰壕、運輸以及各種雜役，使無數的生命死於痛苦的勞役中。在戰爭後期，日本的軍隊不能應付長而又廣的戰線，它又強徵東南亞的青年當兵，替它充當砲灰，進行不人道的戰爭。

日本法西斯這種暴行還不止於此，它絞盡腦汁實行各種不同的方法來統治東南亞：第一種方法，施行白色恐怖政策，逮捕進步人士和無辜者，採用酷刑考問和槍斃等手段。第二種方法，它採取甜言蜜語的欺騙手段，給與某些國家獨立，或答應允許某些國家將來獨立。為了消除東南亞人民的敵意和反抗，就給與某些國家名譽上的獨立，實際上是受它直接控制，只不過是一種掩飾而已，企圖通過這種「獨立」來誘惑東南亞人民，取得他們的合作。1943年8月宣佈緬甸「獨立」，1943年10月14日宣佈建立「菲律賓共和國」，1945年3月10日又

在電台宣佈「印度支那已結束殖民地的地位」，翌日，越南保大王即宣佈「獨立宣言」，接着柬埔寨和寮國之王也發表同樣的宣言，同樣的，日本在泰國也成立了一個傀儡政府。

第三種方法，它採用蒙蔽政策，封鎖新聞，不准各報登載它在前線的節節敗退的消息，而不准人民收聽外國的廣播新聞，反而在報上和電台大吹其前線作戰勝利，蒙騙人民的視線，使人錯覺其軍力的强大而生畏。第四種方法是種族離間政策，挑撥種族間的感情，使各族間發生衝突，分散東南亞的抗日力量。它在中國遭到沉重的打擊後，對華族就產生了惡感，再加以東南亞的華族覺悟比其他民族較高，更是火上添油增加它的憎恨，因此，採用橫蠻粗暴的手段對付華族。雖然他們對其他民族也不見得好，不過總比華族較有優待，企圖博得其他民族的好感而與其合作，並且通過此種手段，使華族嫉忌和怨恨他族，製造民族間互相摩擦，互相殘殺，隔山見虎門，坐收漁人之利。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夕，日本就唆使泰國親日法西斯頭目繆披汝實行排華政策，壓制華族援助中國的抗日運動，逮捕華族抗日份子，封閉華校和報館，限制華族的職業，劃定華族居住地區，併吞華族的各大企業。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日本佔領了整個東南亞，它馬上就大事屠殺華族，沒收華族的財產，嚴格限制華族的行動、居住、遷移等各方面的自由。在馬來亞，日本人甚至化裝成抗日軍，進攻馬來鄉村，大事掠奪、屠殺、姦淫等能事，想使馬來民族錯認華族佔大部分的抗日軍，是一個反馬來民族的組織，從中想博取馬來民族的合作。

起初，確實有些民眾被它的外強中乾的勢力所嚇退，不敢直接參加反抗的鬥爭；亦有些民眾被它的『解放東南亞民族』的侵略戰爭所欺騙，對日本存在着多少的幻想。但是，不久恐懼心理就被民族運動的抗日力量的迅速壯大而消除，幻想日本『解放東南亞民族』的美夢，也被日本的橫行暴政的事實所粉碎。

日本法西斯的侵佔東南亞，立即激起民族主義者的激烈反對，民族主義者紛紛領導人民組織抗日戰爭。在越南，印度支那共產黨號召人民反對日本的侵略軍，拒絕承認保大的『獨立』政府，在越南北部發動了著名的北山、都梁、南圻起義，並且游擊戰隊很快就從日本手

里奪得北部七個省份，建立了根據地。1941年5月19日印度支那共產黨又組織了包括各階層人士的越南獨立同盟，團結一切抗日者並肩作戰。

在馬來亞，英國早就知道日本會侵佔這塊土地，當時馬來亞人民也提出與英國合作，共同反對日本法西斯的口號。然而，英殖民當局却深恐人民動員起來，會危害到它的利益，因此就頑固到底，繼續執行它的舊殖民政策，抗日運動仍然被視為非法，而且有許多華族抗日份子，被拘捕入獄和驅逐出境。戰火燒到眉頭，乃至死不變，直至日軍鐵蹄踏柔佛，才允許馬來亞人民組織抗日運動，可是時間已經太遲了，不能挽回失土的悲劇。雖然如此，新加坡的抗日份子，剛從牢獄出來，就馬上積極組織義勇軍，抵抗日軍的侵入。只擁有一千多支的舊式步槍的義勇軍，在武吉知馬却能與日軍激戰十天，這種抗日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從這次的戰鬥里，也可看出抗日情緒的激昂高漲。日軍控制整個馬來亞後，民族主義者組成了抗日游擊隊，人民抗日軍是由各黨派，各階層的抗日優秀兒女所組成的，它在人民抗日同盟會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了全馬游擊戰爭。雖然缺乏物質、糧食、藥品，以及惡劣的森林氣候，造成營養不足和疾病，但是，抗日力量的發展却是很迅速，從四個獨立隊發展至八個獨立隊。在三年半之中曾和日軍作戰三百四十多次，擊斃和擊傷日軍官兵五千五百餘名。

在印尼，由於法西斯的掠奪和殘殺，激起了印尼人民的反抗鬥爭，尤其是遭受壓迫的工農羣衆，有些用怠工的方式表示他們的憤怒。鄉村農民缺乏糧食，被壓得透不過氣來，這時，印尼人民知道只有鬥爭才有生存，抗死求生，打橫(Tasikmalaja)，美里達(Blitar)，安南由(Indramaju)，新牙巴那(Singapura)等地農民紛紛暴動，他們這種英勇堅決的行動，震憾了日本法西斯的統治。有許多被迫充當砲灰的印尼青年，他們利用當兵的機會，學習軍事的戰略和戰術，更利用日人分發的槍支，倒戈起義，1945年美里達(Blitar)的『鄉土防禦義勇軍』在營長蘇貝里亞迪的領導下的反侵略起義，就是一個例子。

(轉入第七版)

接自第六版

東南亞的反殖運動

藍雲

在緬甸，日本人的種種措施，使緬甸人民對日本的「解放」美麗諾言開始幻滅了。日本的所謂以兄弟態度待緬甸人，却是拳打腳踢，成千萬的人被迫參加「勞工隊」，赴泰國各地修建軍事工程，日軍為了要吃新鮮牛肉，而無情地槍殺農民視如生命的耕牛，在戰爭中，緬甸的全部生產幾乎停頓下來，緬甸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1943年年底緬甸人聯盟領導一部份人民發動反日運動，1944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The 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的秘密組織也告成立，它是反日青年的團體，自此以後，整個緬甸的抗日運動在它的領導下展開了，同時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因此，它在緬甸人的心目中有很高的榮譽，尤其是其領導人物安山將軍和共產黨領袖瑞同（Than Tun），被人民視若救星。

菲律賓的抗日運動也不落人後，由於日軍對菲律賓老百姓的作威作福無所不為，人民萬分痛苦，叛亂和不忠事件因而日增，尤其是游擊隊的活動，更加深入廣泛。日本在菲律賓只能得到一些地主階級，特權階級的支持，廣大的勞苦大眾却是激烈反對日本的。抗日的民族運動浪潮汹湧澎湃，甚至連傀儡總統羅拉爾也發現一百十七名靠不住份子，在他的獨裁機構的核心組織里。廣大的菲律賓人民在抗日的認識中進行各種反抗鬥爭，人民抗日軍、藍鷹游擊隊、自由巴納游擊隊、岩洞游擊隊等，在抗日鬥爭中都取得輝煌的成果，他們並協助美國在雷伊泰、林格陽、和馬尼拉各戰役中得到勝利。

四

日本法西斯帝國的入侵，加速提高了東南亞人民的覺悟，使他們團結起來，堅決要求民族獨立自決。東南亞人民要求民族獨立的號角的吹動，是直接對殖民國家和帝國主義的一種挑戰。

日本法西斯一投降，印尼的革命團體，如蘇加尼派（Gerombolan Sukarni）、學習社（Gerombolan Peladjar）和海軍團（Gerombolan Kaigun）認為爭取民族獨立的時機已經來臨。於是，這些民族運動的革命領袖，在1945年8月15日晚上八點鐘，在椰城的廣場集會，討論如何解放印尼的問題。他們一致認為只有通過印尼人民自己的鬥爭方有解放的可能，依靠別人的恩賜是一種幻想。他們也決定邀請蘇加諾和哈達參加宣佈獨立，並要求他們與日軍斷絕一切關係。這件事雖然經過了一些曲折，但終於1945年8月17日由蘇加諾和哈達向世界發表獨立宣言。

印尼民族爭取獨立自主的情緒異常激昂，各地游擊隊也紛紛奪取日軍的武器，並佔據許多重要的機關。各地積極召開羣衆大會，展開宣傳鼓動工作，甚至不顧日軍的各種干涉，9月19日在椰城甘密埔舉行了空前未有的羣衆大會。

8月23日獨立籌委會召開會議，通過憲法，成立印尼共和國政府，推選蘇加諾和哈達為正副總統。

越南獨立同盟在日軍投降後，立即以游擊武裝部隊奪取河內政權，1945年9月2日在河內成立新政府，並發表越南獨立宣言。越南人民舉行大規模的遊行，以支持新政府的誕生。

緬甸和菲律賓也像印尼和越南那樣，要求民族獨立自主，東南亞其他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也正在蓬勃的發展着。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發現東南亞的局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殖民地人民要求獨立自主，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為所欲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但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剝削本性是頑固難移的，它絕不會死心塌地的讓殖民地輕易獲得獨立自主的。就因為這樣，爭取民族獨立自決的形式，與其說是決定於殖民地人民，倒不如說是決定於殖民主義者。看殖民主義者對人民爭取獨立的鎮壓程度如何而定。當然，通過和平的憲制鬥爭形式，能取得勝利，對於被壓迫人民來說是最好不過的事。因為這樣可以減少流血犧牲和經濟生產的破壞。然而，在殖民主義者實行頑固高壓的情況下，採取和平的憲制鬥爭形式則行不通，激烈的武裝鬥爭形式則被提出，這種鬥爭形式是比較艱難和困苦的。

印尼獨立宣言和越南獨立宣言的發表，一聲巨響，震撼了荷蘭和法國帝國主義，使它們感到驚惶失措，魂不附體。

荷蘭便借英國的勢力，企圖阻止印尼的獨立自決。1945年9月29日英軍由格利斯帝森（Christison）率領登陸椰城，10月底英軍又企圖登陸泗水，但却遭遇到了印尼軍隊的強烈抵抗。11月10日是印尼歷史上光輝的一日。就在這一天，英軍以海陸空三面進攻泗水，印尼人民軍奮勇苦戰十五日，血染山河，可歌可泣。這天成為印尼的『民族英雄節』。

1946年10月，英國在世界各國輿論的壓力之下，英軍不得不從印尼撤出。但是，荷蘭却調遣大批軍隊至印尼，實行大規模進攻印尼的革命力量。

1945年9月底，越南獨立同盟領導人民接管西貢的民政機關，公

共建築物及警衛隊等。當時，接受越南日軍投降的是由中英法三國負責，中法聯軍負責越南北部，英軍負責越南南部。1946年2月，中法成立協定，中國軍隊撤出越南，不久，英軍也跟着撤出其越南受降區。法國得到英國的幫助，派出軍隊代替英軍受降區，接管越南政府與西貢的民政機關。法軍統領津維萊上校，並率領軍隊奪取越南獨立同盟武裝部隊控制的各個行政機關，從此，五十萬的越南武裝部隊就與法軍開始了戰鬥。法軍統治越南南方，獨立同盟控制越南北方，造成南北對峙的局面。

荷蘭和法國的軍隊和配備，無論如何的凶悍和現代化，始終不能撲滅印尼和越南的革命力量，革命力量不但撲滅不了，反而日益壯大，愈戰愈勇。迫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坐下來談判，承認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和願望。

1946年11月，印尼與荷蘭簽訂了協定，這個協定叫做『林芽榔蒂協定』（Linggdyati Agreement）。它是一個不徹底和不完整的協定，因為印尼人民所要求的是一百巴仙的獨立，『林芽榔蒂協定』並沒有保證到達這個目標。協定規定：荷蘭承認印尼共和國，但印尼却要與荷蘭構成聯邦，荷蘭仍舊掌握着其最高的權力。

法軍與越南武裝部隊較量後，也深知越南人民是不容易被欺負的。法殖民主義者不得不承認越南共和國聯合政府。因為當時的東京，北圻以及南圻（交趾支那）全在越南獨立同盟的武裝力量控制之下，全越南人民對法國都深惡痛絕，紛紛投入反法殖民主義鬥爭的洪爐裏，這是使法國殖民主義者驚心動魄的事。遂於1946年3月6日，法國與越南共和國聯合政府簽訂『法越協定草約』。據協定規定：越南為法國聯邦之一部分；法國承認越南有自治權，並可擁有軍隊。至於東京、北圻和南圻，俟三個月後再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法國可經常在越南駐兵，但以二萬五千人為限，且其中一萬人為土著民兵。

殖民主義者和殖民地人民簽訂協定，是為了緩和人民的鬥爭情緒，企圖通過欺騙和蒙蔽的手法，瓦解民族運動的力量。一旦殖民主義者在各方面的軍事佈署好了以後，便會撕毀一切協定和諾言，再次向殖民地人民進攻。

雖然『林芽榔蒂協定』是一個妥協的辦法，荷蘭仍然不斷的破壞它。『林芽榔蒂協定』的精神本來就是「分而治之」的，從印尼的內部引起分裂，以便恢復荷蘭在印尼的地位。荷蘭在各地鼓勵脫離印尼共和國的政策：成立「巴巽丹」邦新

政府，宣佈脫離印尼共和國；成立包括西里伯斯等島在內的東印尼共和國；在西婆羅洲又立新國家。這些行動完全是為了削弱印尼共和國，以遂荷蘭帝國主義的謀陰。

1947年5月27日，荷蘭便向印尼逼上一步，對印尼提出最後的通牒，要求印尼組織聯合憲兵，維持印尼治安，同時荷軍為印尼國防軍的一部。印尼堅持反對此項建議，因為聯合憲兵的組成，荷軍便會永不撤兵，國防便要由荷蘭負責。由於印尼的拒絕組織聯合憲兵，同時荷蘭帝國的目的是在於取消「林芽榔蒂協定」。遂於7月21日，十二萬美式配備的荷軍，以飛機、坦克和軍艦的掩護下，向印尼發動全面的進攻。印尼人民立即給予沉重的反擊，並得到全世界進步和民主人士的支持。

荷印的激烈戰爭，促成聯合國於1947年8月1日進行斡旋。1948年1月荷印雙方簽訂『倫維爾協定』，彼此同意停戰。但是，無恥的荷蘭帝國很快就撕毀了協定，又於1948年底進兵日惹，並俘虜蘇加諾和哈達。後來，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命令下，荷蘭才停止進軍，並釋放印尼兩領袖。

1949年11月，荷印雙方終於在海牙圓桌會議上簽訂了協定。協定規定成立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與荷蘭組成聯邦，以荷蘭女王為元首，外交與貿易由荷蘭操縱，西伊里安繼續由荷蘭統治，一年後才解決。

荷蘭帝國對印尼實行分而治之的聯邦制政策，遭到印尼人民的強烈反對，他們要求統一的共和國。印尼人民要求統一的願望，終於實現了，1950年8月15日，蘇加諾總統正式宣佈統一的共和國的誕生。

法國帝國主義在越南也是同樣的卑鄙和沒有信用，「法越協定草約」雖然有所規定，但是，法國駐越南高級專員達尚里安將軍却屢屢破壞它。1946年3月14日，胡志明向他提出嚴重抗議，指責法國沒有履行協定的條款。因為法軍在交趾支那仍舊不斷進攻越南獨立軍；在海防登陸的法軍之暴動情形，也未按協定的規定；並且拘捕越南獨立同盟成員。越南聯合政府要求法國立即舉行正式談判，解決有關事宜。

法國完全沒有誠意解決越南殖民地的問題，1946年4月至9月的無數次會議，都未獲得具體的結果。同時，在談判期間即六月初，法國達尚里安將軍在南圻扶植一個「交趾支那自治共和國」，實行分而治之政策。7月達尚里安將軍在西貢召開寮國、柬埔寨與南圻各地的「代表」會議，宣佈「交趾支那治自

共和國」脫離越南聯合政府，接着法國政府也宣佈承認它。這件事引起越南人民大大的不滿，向法國提出強烈的抗議。正在這個時候，李克勒克也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進攻北圻，河內方面法越兩軍也發生了嚴重的衝突。而越南的反動派——「越南革命同盟」與「越南國民黨」分子則在法國殖民者的策動與支持下，發動了反對聯合政府的行動。

法國對北越展開全面性的軍事行動，連續失利，就想利用保大，再在南部建立政府，企圖與北越互相對峙。但是，這種努力並不能改變局面的發展，法軍節節敗退，軍事負擔也日益沉重，迫使法國要與北越舉行談判。

1954年7月21日，法國與北越簽訂了「日內瓦協定」，北越正式得到完全的獨立，柬埔寨和寮國也獲得了獨立。然而美國却取代法國統治着南越至今。今天，南越人民又再次掀起反美和其走狗吳廷琰的鬥爭，我們深信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南越人民的。

印尼和北越在戰火的洗禮中取得了勝利，武裝起義是符合他們的客觀情況，因為殖民主義者死抓不放，只有武裝鬥爭才能解決問題，才能取得獨立。

緬甸、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却與印尼和北越不同，他們所取得的成績是以和平方式達成的。不過，和平方式必須要以人民的力量作後盾，否則，殖民主義者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會輕易地放棄殖民地的。

日本投降後，英國重返緬甸建立政權。英國當時斷然拒絕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的反對黨。英國這種行動更激起緬甸人民的反英情緒，緬甸一時呈現緊張的局面。1946年8月在緬甸人民強大的壓力下，英國被迫只好將行政顧問會議的委員，換上一批安山派的代表。可是，仰光大規模的罷工仍然繼續着，日益激烈，英國看到這種情形，發展下去對它是不妙的，在緊急的關頭接受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所控制的行政會議。老奸巨猾的英國，一面展開對緬甸人民的新的進攻：分化民族領袖和各政黨的團結。英國最害怕以緬共為中心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及民族軍，因此，它盡力進行破壞這個組織。同時一面盡力從緬甸反動階級、官僚政客中去物色奴才，策動組織為獨立政權，誘逼安山等領袖轉向，及其組織的分裂。安山急於求功，容易

（轉入第八版）

接自第七版

東南亞的反殖運動

動搖，缺乏實力，妒忌共產黨，寧可利用十多年來的政敵，借以壯壯聲勢。安山與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發生嚴重的分歧，聯盟遂分成兩派。安山出長行政會議後，首先是人民的武裝被解散，接着是逮捕工會農會的領袖，把共產黨排斥於聯盟之外，視為非法政黨，並進攻緬共的武裝組織「紅旗農協」等。

安山的妥協政策，遭到共產黨及安山自己的老幹部愛國志願兵團份子的激烈反對，1947年1月的倫敦談判時，緬甸各地瀕爆着許多革命事件。安山遭到左右派的攻擊，雖然如此，緬共和民主人士，還盡力勸導他改變主張，他本身也有積極堅持要求真正獨立的願望，英國深知不易控制安山，遂叫反動派宇沙刺殺了安山及其他部長六名，緬甸出現紛亂的局面。反而激起人民爭取獨立的汹湧怒潮，所有左翼政治國體一致支持宇奴（U Nu）以對抗反動份子的威脅。在強烈的反英運動下，英國不得不同意緬甸獨立。1947年10月宇奴與艾德禮簽訂，英國正式承認緬甸聯邦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協定規定的緬甸獨立是不完整的，英國的經濟利益絲毫無損，仍然受到保護，如要沒收英國人的財產和合約時，緬甸政府有義務給予賠償。一切對英國不利的實

施，都要由雙方協商解決。在軍事方面，英國保留海陸空顧問團以協助緬甸訓練一支新軍隊，並允許英國軍隊，必要時有權進入緬甸的港口和機場。

這個協定遭到共產黨及愛國志願兵團的攻擊，他們主張英國軍隊完全撤出緬境，沒收外國人的財產。

1948年初全緬甸爆發了暴動，緬軍大部分士兵紛紛叛變。後來，共產黨組成「人民民主陣線」並與愛國志願兵團，加備部隊取得聯絡，共同於1949年3月間向政府軍進攻，各地也跟着起義，緬甸政府完全失去了控制，最後，英國調遣大批軍隊來鎮壓，才將革命軍擊退。直到目前為止，緬甸的政局仍然是不穩定的。

菲律賓的獨立是非常順利的得到，不過，美國仍然控制着菲律賓的一切。

1935年美國國會通過決議，答應1946年給菲律賓正式獨立，日軍投降時，正好是菲律賓預定獨立的前夕。當時菲律賓人民要求獨立的情緒異常激昂，美國也沒有什麼理由再拖延。1946年4月菲律賓舉行大選，組織國會，成立獨立政府。

大選的結果，自由黨的羅哈斯

（Roxas）當選為總統，國民黨的奧斯米納失敗。羅哈斯得到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和美國的支持。奧斯米納得到游擊隊人員的支持。

虎克黨（Hukbalahaps）和PKM或者全國農民聯合戰線（National Peasants Union）等組織，對菲律賓的現狀非常不滿，他們竭力反對法西斯的恐怖主義的統治，反對政府的走狗憲兵。

虎克黨成立於1942年，日軍佔領菲島期間，它繼續不斷地和日軍週旋，並給日本沉重的打擊，在中部呂宋，俘獲日軍大批的槍彈和食糧。他們禁止地主對佃農進行不合理的剝削和壓迫，得到農民熱烈的擁護。

虎克黨首領是泰魯克（Luis Taruc），他自己承認是共產黨，並願為共產黨而奮鬥犧牲，虎克黨員大多是共產黨。在法西斯主義控制下的菲律賓，虎克黨誓言以武力推翻政府。

羅哈斯上任總統後，即向虎克黨進行圍攻，他不贊同與虎克黨談判。菲律賓政府雖然有美國的軍火和軍事顧問的優越條件，仍然不能解決內戰問題。政府軍的燒殺政策，反而更促進人民走向虎克黨。虎克黨的民軍，實際上就是農民，他

們之所以艱苦戰鬥，完全是由於他們與地主和政府有着深刻的矛盾，主要是土地問題。

1950年虎克黨將「民抗軍」正式更名為「菲律賓人民解放軍」後，他們就擴大活動；1951年9月開始，新怡西夏、邦邦牙、伊沙拜拉、武大干、奎松等省，都遭受解放軍的武力攻擊，且一度攻入馬尼拉和政府軍發生巷戰。許多政府領袖被俘虜，奎松省長也被生擒。在這一年它曾佔據全呂宋島三分之一的地區。據菲國陸軍參謀長阿里拉諾中將所說，1949年解放軍達十萬之衆。

以反共著名的麥克塞塞，1953年底就任第三任總統，對於圍攻解放軍的工作自然不肯放鬆，在他的堅強鎮壓下，虎克黨的活動又轉入低潮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馬來亞的政治覺悟也像其他東南亞國家一樣提高了。

由於經過三年八個月的法西斯主義的統治和戰爭的破壞，生產幾乎停滯下來，使得馬來亞經濟非常貧乏，加以物價的高漲，使人民的生活更加艱苦困難。在政治上，經過三年八個月的抗日戰爭，人民的政治覺悟大大地提高，要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

英國和平地接管馬來亞後，不但不顧馬來亞人民的要求和願望，反而窮兇極惡地使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淵，馬上毫無賠償地廢除日本軍用票，加緊剝削和壓迫人民。解散人民抗日軍組織。

和平初期政治氣氛很濃厚，許多政黨和職工會、農民協會以及進步團體像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愈來愈高涨。英帝國主義見此情，心驚胆寒。經過三兩年的時間，英帝國的一切部署亦準備就緒，開始向人民進攻了。

1946年1月提出所謂政制改革白皮書，企圖人為地將星馬分開實施它的分而治之政策，遭到當時各階層人民的強烈的反對，以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為主的鬥爭展開了。當時封建分子和買辦階級也參加了鬥爭的行列，封建分子的參加是因為蘇丹的名譽統治權被剝奪，買辦階級的參加是因為公民資格和國會席位的不合理。這兩個階級與工人和農民階級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前者是不改變殖民地制度的範圍內要求改革，而後者却是要推翻殖民主義的統治。

殖民主義者洞視鬥爭隊伍成份的複雜性，就企圖從中分化人民的團結，1946年12月頒佈以藍皮書代替白皮書，就是其分化政策的具體

表現。藍皮書里恢復了蘇丹的名譽統治權，封建分子馬上就脫離了鬥爭隊伍。藍皮書公佈後又組織了一個所謂政制諮詢委員會，委員都是些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他們進行了一些討論，作了一些修改來滿足地主和買辦階級的要求，這樣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就投進殖民主義者的那邊去了。

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的叛變，並不會削弱人民的力量，反而促使工人和農民以及民主人士的反英鬥爭情緒更加激昂，鬥爭隊伍更加壯大。全馬各地都展開許多大規模的罷工，英帝國蠻不講理用武力槍殺和驅逐罷工工友，並對全馬進步力量實行鎮壓，逮捕進步人士和領袖，封閉進步團體。1948年6月20日實施緊急法令，馬共重新又拿起武器走入森林，戰爭爆發，漫延各地，至今已經14年了，而戰火仍然沒有完全停止。

槍聲一響，殖民主義者就想以大批現代化的軍隊一下子撲滅它，但是，人民對英國已經深惡痛絕，經過好多年的鎮壓，英國不但不能戰勝馬共，反而喪失了民心。政治問題是不能以軍事來解決的，英國深知這一點，唯有實行改良政策，於是1955年星馬產生了半民選的政府。

馬來亞人民對于戰爭已經厭惡極了，和平的呼聲響徹雲霄，在馬共的主動下，在廣大人民的熱烈支持下，1955年12月28日至29日，政府當局與馬共在華玲舉行雙邊會議。當時首席部長東姑阿都拉曼聲言，只談大赦條件下馬共投降的問題，而馬共也聲言絕不投降，戰鬥至最後一人為止。由於當時政府的態度很強硬，和談是失敗了。戰爭仍然繼續着。

星洲的反殖運動也如火如荼地向前發展，各階層的人民都逐漸地被組織起來，鬥爭事件層出不窮，如5.13學生流血事件，全星學生為了緩和，空前的大團結；5.12的福利工潮，也充分地顯示了工人階級的鬥爭意志和力量；9.18事件的暴動，規模更是壯大。

英帝國深深體會到用武力始終不能解決星馬的政治問題，為了緩和人民的鬥爭情緒，只好作一些讓步。於是，1957年8月31日聯合邦取得獨立，星洲也於1959年獲得了內部自治。這是馬來亞人民血淚成果的一部份。

現在，星馬人民又聯合北婆三邦人民，向共同的敵人展開新的戰鬥，反對由英國策劃的馬來西亞計劃，我們深信最後的勝利，也必然是屬於五邦人民的。（中）

知識份子具有兩面性，這是誰也清楚明白的道理。可是，在掌握知識份子具有兩面性的規律之後，根據這條規律，發揚知識份子積極的一面，克服消極的一面，這就是的確確是個難題，並非任何人都輕易能够做到。

在老百姓這一方面，「剝來龍鱗當瓦蓋，砍來虎頭豎柱脚」。這是他們宏偉磅礴的鬥爭氣魄與膽識的最好寫照。在知識份子這一方面，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前怕龍，後怕虎。」——這不是一句冷嘲熱諷的言語，而是知識份子精神面貌的十足素描。對於那些獨處齋廬，埋身書海，以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知識份子說來，他們是永遠不可能理解，也永遠不可能具有這種「剝龍鱗，砍虎頭」的宏偉磅礴的氣魄與胆識的。

尋根究底地說來，敢於揭露矛盾，敢於鬥爭，從而解決矛盾，本來就是老百姓在現實生活中所體驗出來的道理，是經過了科學地總結後的具體化了的事物規律。這種道理，在他們精神面貌中永遠閃耀着不滅光芒。可是，好高騖遠的思想懶漢們，却把這種具體化了的事物規律，當作細情末節，不屑一顧。而名士才子們，也把這種光輝的精神，當作鄉夫俗子的「蠻勁」，完全不可能理解。

在我們看來，這却是解決知識份子兩面性問題的確切不移的光輝的學習典範。知識份子只有在與羣衆結合的過程中，學習這種精神，始終貫徹這種精神，才能脫胎換骨，克服了消極的一面。

對於知識份子說來，這必須反對兩種謬論。

學習「剝龍鱗」「砍虎頭」的氣魄

必須反對「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論調。這種論調，抹煞了知識份子尚具有積極性的一面，而且知識份子悲觀失望的情緒的擴展創造了思想上的地盤。

必須反對知識份子勇於言，怯於行」的論調。這種論調，將認識與實踐機械割裂開來。必須指出，沒有「行」上的勇便無所謂「言」上的勇。

——這些，經過過了民意測驗之後，應該引起十分深刻的思索。

舉一二個例來說吧！

在民意測驗之前，不是有些人產生了在這種政治壓力綿密非常的防範下，是不是有可能勝利地完成工作任務的疑慮嗎？從一方面說，這固然是由於一些人並沒有看到，在今天，民意自由表達的要求，是較之過去的任何時刻來得強烈。因此，這便存在着突破政治壓力，使民意得以表達的可能性。從另一方面說，這事實本身也不說明了，在實踐上貫澈老百姓那種在全局上蔑視一切困難的精神，並不見得是件易事的道理嗎？

在民意測驗過程中，也存在着這樣的一種人，他們面對着白色恐怖，產生了這樣的疑慮，「會不會發生意外呢？」一顆心懸在半空中。可是，只要堅持到底，大家都會為羣衆熱火朝天的情緒所感動，忘却了白色恐怖，在思想上克服了恐懼心理。這豈不是充份說明了，只要在實踐過程中和羣衆相結合

，即使是一種相當表面，相當淺淺的結合，不也存在着知識份子消極性的一面可以被克服過來的可能性嗎？

康弦夫

(接第四版)

在有關過渡階段長短與憲制安排上的意見分歧，是英馬雙方較為主要的矛盾。這個矛盾反映了英殖民主主義的欲想盡可能長久地維持殖民統治的意圖與它對聯合邦政權的一些親美傾向的顧慮。英殖民主主義的這種意圖，在柯波特報告書的「主席之註解」中，顯得極其露骨。「我強烈主張，當聯邦成立後的初期所作的安排，應規定婆羅洲地區的行政的延續性，而不應使古晉及亞庇的權力遭受真正或表面的弱化。」（第一百卅八節）

柯波特報告書之所以如此公然地揭露自己的矛盾問題，並非是偶然的。一方面，柯波特報告書想要擺成一副真正的「調查民意」的面貌，強調他們自身對於同樣的事實也會存在着一些意見分歧，也會有爭論，以證明他們自身並非是一丘之貉。另一方面，由於五邦反大馬運動的繼續激進推進，大馬計劃的推動必須加速，因此，柯波特報告書未能在一個迫切的時間內來調和自身的矛盾。

我們不應該將大馬在這方面之間的矛盾當作不可暫時調和的矛盾看待。儘管柯波特報告書一方面在揭露着自己的矛盾；另一方面它也同時在強調着這種矛盾是可以調和的。在第一百四十五節中，報告書就會如此地寫道：「關於聯合邦應在一個階段組成或在兩個階段組成的問題上，我們有基本的意見分裂。這種意見分歧使我們對多個問題採取不同的進行，雖則在這多個問題中有很多可以有高度同意的地方。「事實的發展」也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在英馬聯合公報中，便如此規定：「六一為使新聯邦制度之創設能盡量順利進行，同時為使現有行政安排受到最低限度之變動，在主權移交之後將有一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聯邦權力將暫時由政府代使。」（見1962年8月2日南洋）過後，東姑在記者招待會作出如此的解釋：「在此階段內，……地方政府將一如他們現在的情形，行使有關行政上的管理工作。」「總督將在一些委任的議員襄助之下，以繼續行政工作。」（1962年8月3日南洋），英馬聯合公報中的規定與東姑的解釋，何嘗不是柯波特報告書中英藉成員建議的另一方式的陳述？可見在那種情況下，英馬之間是能够取得某種協議，而暫時部分地解決他們之間的內部矛盾問題的。

我們認為，對於北婆與砂勝越人民來說，不論是英殖民主主義統治的繼續延長或聯合邦右派政權的統治，他們同樣都必須面對着被壓迫與被剝削的共同命運。北婆與砂勝越人民是不會從這種英馬之間存在着內部矛盾的事實出發，而對聯合邦右派政權存在着某種程度的幻想的。從壓迫與剝削人民的性質說來，聯合邦右派政權和英殖民主主義政權都是同樣的。

(四) 調查只是粉飾民主

柯波特報告書的另一特點是玩弄假民主的把戲。本來，即使沒有調查委員會，馬來西亞也是强行建立的，但是，英殖民主主義者是老奸巨滑的，他們有豐富的殖民統治經驗，故要表現「民主」。因此，他們的殖民統治向來是軟硬兼施的，對大馬計劃他們其實已胸有成竹勢在必行的。

當然，英國人和東姑之間是會有一番討價還價的，英國人僅力要保持自己的殖民地利益，而東姑則念念不忘擔任大馬來西亞總理的夢想。英國人願意和東姑談問題，并非有心讓殖民地自由獨立，他們關注的是：如何在反殖運動日益高潮之際，找出最妥當的殖民地代理人，所以，這回他們能放心來搞大馬，就是由於他們已和東姑「在廣泛的題目上達到諒解」（報告書中結言第二段）

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在去年11月東姑飛英談商之前，他們已有一種程度上的「諒解」了。這一點可以從去年7月間，在英聯邦國會協會區會上大，馬計劃的被提出加以醞釀以及其後的一連串活動，得到證明，英國就在這樣的場合，把五邦的上層份子拉攏在一起。團結諮詢委員會在本年八月間成立，正為的要讓英殖民主主義精心挑造的一些配角與丑角出場唱戲，使這場殖民地「合併而獨立」的「民主」鬧劇演得更加有聲有色。也只有這些人出來幫腔，主角的東姑才能大顯其英雄的身手。

團結諮詢委員會成立之後，就肯定了支持大馬的概念，並且開門見山地標榜，通過各種活動來實現大馬計劃。在去年十一月廿日至廿二日東姑與麥米蘭才能不必怎樣花費口舌，就在聯合公報上簽了字，宣稱大馬創立的「需要」。至此，大馬計劃基本上已取得了五邦上層份子的合作，只待進一步推動，就可大功告成了。

柯波特調查團就是依據這一聯合公報委派出來的，其目的正為的要在統治階層「達到最後決定之前」（見報告書緒言第四段）作為必要的步驟。

前些時候，團結諮詢委員會總算使五邦上層份子取得了諒解，這個調查團的主要目的，則是要緩和北婆三邦的廣大人民的不滿情緒，並且要進一步歪曲民意，製造民意，也即要把殖民統治的計劃粉飾為解放殖民地的改良方案。

馬來西亞既然原則上定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正式成立，那麼最後「詳細的憲制安排」是完全可以肯定它將逃不出報告書建議的範圍。

值得注意的是：英殖民主主義者的「民主作風」畢竟也有一定的限度。對於廣大人民的真正願望，他們固然漠視不顧，只顧與其統治代

理人討價還價，但在某些最關重要的利益上，他們還是不容代理人多嘴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有關馬來西亞的防務問題，東姑一開始就得向麥米蘭保證：「建議中的馬來西亞聯合邦成立後，現行的英馬聯防協定應擴展以包括有關地區。席上同意馬來西亞聯合邦政府將給予英國政府權力繼續維持星加坡的基地作為協助馬來西亞的防務，英聯邦的防務以及維護東南亞和平」。然而，在這麼重大的問題上，有關地區的人民的意見，却不會在任何場合上被殖民主子及其代理人提及，這大概是三須古的民主吧？

另一點應提到的是：汝萊方面的民意，也不在柯波特調查團的徵詢範圍內，這又是什麼道理呢？沒有別的，這是因為：一方面，英國捨不得將具有豐富石油的汝萊一下子交到東姑手上，生怕萬一他將來搖身一變，投向美國懷抱，故而希望通過汝萊蘇丹出面交涉，再討個更好的保障，另一方面，汝萊絕大多數人民都團結在人民黨周圍，堅拒大馬計劃，如果柯波特調查團去那邊走一趟，碰見這麼多信回教的馬來人也唾棄大馬，他們豈不要狼狽不堪？他們還能厚顏無恥地向人叫囂什麼「馬來人，回教徒都熱烈支持大馬」嗎？報告書的結論當然也就不能自圓其說了。

還有一項非常明顯的事實，足以證明英國人，東姑，李光耀，乃至團結諮詢委員會諸大人先生們的徵詢民意是多麼的虛偽，就在最近8月1日英馬協議發表後的同一天，東站在記者招待會上得意忘形地說出這樣的一番話：「新加坡主權移交馬來西亞新聯邦這一件事將不會受到新加坡不久對建立馬來西亞而舉行全民投票之影響。」

這種談話只有使人更加清楚地看出，調查委員會只是在粉飾民主，虛報民意吧了。

(五) 以上層意見為意見

柯波特調查團的目的既然在於粉飾新殖民統治，捏造民意，那麼，它對北婆及砂勝越廣大人民的真正願望當然不會誠心去了解與採納的。因此，它的另一個特點是大小眼睛，看上不看下。上層份子對大馬計劃的附和，他們不惜在報告書上連篇累牘地登載，對落後集團的見解，他們也儘量羅列，但對廣大下層羣衆的呼聲，他們則拚命的壓制對先進開明的主張竭力地沖淡，歪曲甚至污蔑。

我們只要將柯波特調查報告書的建議，拿來和兩地殖民當局於今年正月間發表的政府文告相比對照，就馬上可以發現：原來他們的基本見解並沒有什麼兩樣！報告書固然把英馬雙方的不同見解分別列出，但實際上除了有關過渡時期政權誰屬這一問題有重大爭執外，其餘的都是細節辦法向上的分歧，因此，與其說報告有反映什麼民意，倒

不如說是殖民當局及其北婆上層份子諒解之下的官意更來得恰當！

我們先來看殖民地當局的自我招供吧：在砂勝越政府於今年正月發表的「砂勝越和馬來西亞」一文中，第二段里分明寫着：「本公司目的是以簡單的說法解釋馬來西亞的意義及幫助砂勝越決定當調查團來到的時候他們應提出什麼意見……」

我們還可以發現在柯波特報告書中，到處可見諸如「他們（指某部份人民）同意」這樣那樣的字眼。這證明了：對於大馬計劃的種種「建設性」的意見，其實就是少數殖民地議員的傑作。可憐的是：儘管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們仍然不能消除北婆人民對大馬的不滿與疑慮。這點，隨便都可以在報告書中看到。例如：第四十五節：「在很多地方，特別是在較偏僻與伊班人比較其他居民為少的地方，都呈顯着一股不能確定的情緒……伊班人都想望着自治政府的來臨……」又第四十六節：「在伊班人佔多數的地區，有些較年青的人比他們的領袖較沒有準備接受馬來西亞建議，即是有條件也不預備接受，其中有些竟然反對這些建議。」又在第四十八段中有：「……來自巴南河的一個集團熱烈反對成立馬來西亞聯合邦……」，第五一節：「有相當多的集團都沒有確定對馬來西亞應採取什麼態度。這種人士在第二個分區者比第三分區者較多。也有人提出砂勝越人民聯合黨所列出的一般標準的要求（按該黨主張北婆三邦先獨立而反對大馬）……」這都足以說明伊班族贊成大馬的，除了少數被收買的酋長（即參與加必會議的一個酋長集團）以外，就再也找不到幾個人了。又如報告書一再吹噓馬來人或回教徒熱烈擁護大馬，但在第五十七節又說：「在第五分區的馬來人的態度……反對馬來西亞聯合邦的創立，一些人說他們希望首先組織一個婆羅洲三區的聯合邦」。這顯示馬來人也反對大馬，其實，佔汝萊人口九巴仙以上的馬來人都強烈反對大馬，這一事實是調查團所不敢面對的！再看陸上達雅又如何呢。第六十三節：「……他們比較砂勝越其他主要土著民族更少明白馬來西亞的建議」。又第六十四節：「……他們要砂勝越獨自獨立……」，第六十五節：「他們儘量對馬來西亞保留意見」。此外，第六十八節指出達雅民族與加引民族「不明白巫律馬來西亞計劃」。第七十節指出人士「感覺到他們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考慮這件事情」。第七十二節提及加拉必民族的結論是：「他們尚未準備接受之」。至於佔砂勝越人口最多的華族的態度，則見於第七十五節：「（華人）意見書中大多數是不贊成馬來西亞，在親身來會見我們的華人，極大多數是以團體前來而提出砂勝越人民聯合黨的意見」。這樣看來，整個砂勝越，除了幾個由殖民民主

者推動組織的反動政黨「如國家黨、國民黨，土生人陣線外，其餘都激烈反對大馬，並且很多是擁護聯合黨的憲制鬥爭立場」。

在北婆的情況，與砂勝越基本上是一樣的。佔人口第二多數的華族，（包括商人）也是極力反對大馬的（見報告書第一百零六節、第一百零七節）。至於其他土著民族的情形也與砂勝越的其他土著民族差不多。如第一百十四節中敍及「……很多土著民族嫌惡任何改變……這種不安情緒在內地駐劄區的巫律集團中，尤其特別明顯」。至於政黨方面，則除了加打贊機構及砂巴機構表示支持大馬外，所有其他政黨，包括北婆最大民族杜順人的代表政黨，國家真正本地人機構（即峇索磨磨根）及以華族為主的民主黨，聯合黨，自由黨，全都反對大馬計劃，而要求實現北婆三邦的自治獨立。（見報告書第一百三十五節，一百三十七節，一百四十節）

這種反大馬的強大力量，調查團是不能掩蓋的。柯波特調查團中的馬方代表就在報告書的第一百七十六節中坦白承認：「砂勝越人民聯合黨的態度，以及北婆的統一黨，峇索磨磨根，與其分裂的民主黨和自由黨的態度，在非政派多的團體中，該兩地的許多中華總商會，同鄉會和校友會，會反對馬來西亞，他們反對的主要原因是出於獨立的要求」。甚至，連殖民地官員也向調查團証實了：「馬來西亞聯合邦雖是一個良好的概念，但時機未熟」（見第一百八十二節）

我們從報告書中引出這許多東西，無非要證明：廣大人民的意見並沒有被採納。反之，柯波特調查團的建議，是硬硬地把民意強奸。事實上，在今天，砂勝越人民聯合黨，汝萊人民黨，北婆民主黨等領導的反大馬運動，是受到各民族各階層熱烈擁護的。正因為這樣，柯波特調查團在報告書第三章的「意見的價值」中，一方面指「會見我們的集團通常誇大他們支持者的人數，有時甚至達到令人不可相信的程度」（見第一百四十二節）將反大馬的人民願望一筆勾消，另方面則無恥地將反大馬人數限定為所謂死硬份子才算，說他們只不過廿巴仙甚或更少（見第一百四十四節）他們把許多對反大馬不滿或完全沒有信心的人民都當做傻瓜，認為只要給他些甜頭，提些保障條件，就可以輕易收買。於是在他們分析之下，贊成大馬的人竟然變成八十巴仙了！這簡直就是偷天換日的，歪曲民意的下流手段。

所以，報告書的建議其實只不過是北婆與砂勝越殖民地政府文告及團體委員會備忘錄的翻版而已！

（轉入第十版）

(接第九版)

報告書何以不能反映民意

我們在上面所提及的一些對于報告書的看法里面，我們曾經不斷地說明這份報告書是根本不能真正反映民意的。因為根據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一）確定北婆羅洲與砂勝越人民對此問題（即馬來西亞計劃）的意見以及（二）根據人民的意見提出建議。但是，在這份報告書里面，我們根本嗅不到一點砂勝越及北婆羅人民意見的氣息，如果一定要說是有反映意見，那就是該二地上層集團的意見了。這種事實，我們不但可以在整份報告書中看到，而且，我們也可以從調查委員會的組織及其所採用的調查方式來證明。

首先，我們認為，單單根據這個調查委員會的組員來看，就已經可以斷定這個調查一定不可能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下進行調查工作的。因為委員會的五人中，其中三人是由英國委派，二人是由馬來亞委派，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是代表着這二國政府的利益的。就以調查委員會主席葛波德勳爵來說吧，他是英國英格蘭銀行總裁，並曾擔任高級行政司法長官，他關心英國在北婆三邦的經濟利益必定更甚於關心北婆三邦人民的利益。所以，他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或不願真正了解北婆三邦人民的願望的。安東尼艾貝爾爵士是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九年的砂勝越總督兼總司令及汝萊的最高專員，請想，一個曾經是代表着外國利益而在該地區統治有功的人士，是否會提出一些對該地人民有利的建議。除了更加清楚地說明他的參加調查是更加方便統治者做出不利於北婆三邦人民的措施外，是不能看出有其他作用的。大衛華爾特斯敦爵士是一個殖民地官員，且在馬來亞服務過，曾擔任殖民地時期的馬來亞輔政司，則其所代表的利益及立場是可想而知了。至於馬來亞方面的委員，基本上也是這樣。馬來亞上層集團的意見及代表的利益。根據砂勝越的一些報章報導，馬來亞委員在進行向有關人士調查民意時候的態度，曾經引起人民極大的不滿，所以單從這個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及其所代表的立場和利益看來，則調查民意是虛偽和粉飾民主是實了。

其次，根據調查委員會的調查方式及其態度，也可以窺見其調查不真誠的一斑，實際上，假如我們根據北婆三邦一些報章的報導，我們也可以從這種報導中有關的工作方式看到一些令人深省的事實。據說：「調查團在進行工作時，對於贊成大馬計劃的某些集團，他們就採取『自己人』的態度，可以說做到了水乳交觸，資本完全打成一片的地步。但是，對於那些反對大馬計劃的團體和人士，他們則多方為難

、盤詰，作種種示意，甚至於公然使用變相遊戲手法，做爭取說服的工作，這種工作方法，與其說是調查和了解民意，倒不如說是企圖誘導和製造民意，更為適當。砂勝越新聞報也有一段有趣的報導：「馬來亞二位代表之態度表現得殊令人不滿。……王保尼曾聲勢俱厲地問：你們為什麼反對大馬來西亞？你們卻會閱過政府出版的書嗎？」又如責問代表說，「請看政府印發的馬來西亞與砂勝越。在該書中所看到的大馬對砂勝越人民有許多好處和保障」。但被一代表駁回道：「你們是以民意調查團的身份，請勿做馬來西亞的推銷員。」結果王保尼無言以對。……」

從這些報導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民意調查團實際上不是在調查民意，而只是一種官樣文章吧了。因為調查團在北婆三邦進行民意調查時，既不是公開接見民眾，又不是真正深入到窮鄉僻壤中去了解民情，也沒有舉行過一次的羣衆大會，來跟人民公開自由地陳述其意見，相反的，調查團在冷氣房中接見那些排着長龍，拿着准許證的人士，因為這種情形，怪不得第一省職總秘書長林金聲無限感慨地說：「關在冷氣房內調查民意，調查庭外又警戒森嚴，很難令人相信這是真正在調查民意。」

同時，即使這些接見的人士，也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聆聽委員們陳述大馬計劃的宏偉及其繁榮美麗的遠景。假如你有不同意見，則要受無窮盡的盤詰。這就可見調查工作的一般情形了。

所以，我們認為，調查團的工作方式根本是不可能接納民意，甚至於歪曲民意。

並且，調查團對於一些團體的代表性也是採取非常不公正的態度的，比如對於人民聯合黨，委員們却懷疑其代表性，而真正值得懷疑的國家統一黨反而被他們認為是有足夠的代表性，這種做法，在砂勝越曾經激起許多人的反感。因為誰有足够的黨員，誰沒有足夠的黨員；砂勝越人民是一清二楚的，調查團要將他們等量齊觀是徒勞無功的。

這篇洋洋數萬言的報告書的建議份中，我們看不到砂勝越及北婆人民的意見是被接納的。相反的，我們卻發覺，報告書大部份的建議是來自官方的意見及某些民族集團上層份子的意見。我們要在此特別強調這個問題，是因為在實際上，北婆三邦人民是反對馬來西亞計劃的，他們要求成為一個獨立自治國家，將政權交給三邦人民，然後人民才根據實際情況及需要來決定是否要參加馬來西亞聯邦，但是，關於這種代表着大多數人民的強烈意見，却在報告書的建議部份中完全沒有提到。根據我們在仔細研究建議時，我們發覺，報告書中的一些

主要和建議都是源自北婆羅洲及沙勝越政府文件及馬來西亞團結諮詢委員會備忘錄中的大部份意見都成為報告書中的建議。我們認為，這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這個在一九六一年七月間成立的馬來西亞團結諮詢委員會是由五邦的英聯邦國會協會區會議的各邦代表所組成。這個委員會是馬來西亞工作的實際推動者及宣傳者。這一點是可以從他們的聯合聲明看出：「……諮詢委員會的宗旨將是繼續由英聯邦國會協會所推動的討論與解釋，並保證給予馬來西亞的動力不致緩慢下來……從這會議所明白顯示的：是在他們個別地區中形成和塑造，輿論的代表們都深信馬來西亞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單就從這委員會的目的及宗旨來看；就可以知道這委員會推動大馬計劃必然是不遺餘力的。而這報告書的建議又是大部份根據其意見，所以，其民意的代表性是可想而知。

我們現在僅僅提出一些較重要的建議來證明：

A、國防、外交，內部治安大權交中央政府掌握（見兩地政府文告及團結委員會備忘錄）

B、砂婆在聯邦國會中的代表不由補選產生，而由州立法議會中的非官方議員產生（注意：非官方議員其實未必是民選的）直接選舉制將來才作考慮。

C、外藉官員將儘量保留以管理行政工作，並且在州立法議會上與最高議會（行政議會）上將有高級外藉公務員充任當然議員，此外還將有總督或婆羅洲事務部長。

D、英語將成為官方語言，長久在教育媒介上，議會上保持其優越地位，以便繼續其奴化影響，而巫語將成為國語，用以同化北婆土著，對華族及其他民族語文則加以歧視。全國的教育制度依現在馬來亞的情形加速統一。

E、雖然將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回教將為國教。

F、各邦將不得退出馬來西亞聯邦。

G、公民權將有更嚴格的限制，即土生英藉民須為永久居留於該地者而非土生人士則須在十二年中有八年住在當地，並在申請為公民之前連續住滿一年，此外還須參與英語或其他同等地位的考試。

H、詳細的憲制安排將由英國及其在砂勝越及北婆的殖民地官員連同馬來亞政府代表處理。人民再怎樣反對，也只能聽其擺佈，我們因此可以肯定，報告書中大部分的民意却是被歪曲的，它只是代表五邦統治階層的意見。

北婆三邦人民的意見

在這份報告書裏，有大部分的篇幅是不厭其辭引述砂勝越和北婆羅洲有關各種團體，政黨，市政局，

縣議會，商會，職工會，宗教領袖

，當地酋長及公眾人士的意見，但是，到了委員會總結這些意見的時候，他們却通過了一種非常巧妙的方法來歸納這些意見，即結果是北婆三邦的人民只有二十巴仙是死硬地反對大馬計劃，這種被委員會稱為「相信這大概不會離太遠」的總結方法，實在是離題太遠了。我們將報告書這裏總結意見完全反照錄如下，以方便我們更進一步去分析

，第一四四節中說「……調查委員會讚同主席以下的估定，作為意見的一般大概，而我們相信大概不會離題太遠，每個地區約有三分之一

的人口是贊同馬來西亞早日實現的而他們沒有太過注意條件與其他情形。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口，當中很多是贊同馬來西亞計劃的，以不同程度強調請求需要條件與保障，而這些保障與條件在性質上與程度上又有些不同。……其餘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則有分歧的意見，一半是堅持獨立後才考慮馬來西亞，另一半則比較喜歡看到英國統治繼續下去，多一些年頭，根據委員會這種巧妙的估定方法，則大馬計劃該是多數人支持的計劃了。但是，這種史無前例的歪曲民意是經不起事實的考驗的。讓我們來看看北婆三邦人民在反對大馬計劃中的意見吧。

（一）砂勝越主要政黨人民聯合黨，國民黨都反對大馬計劃，他們代表著各民族大多數人的意見。

（二）婆羅洲民主黨，自由黨，巴叔摩摩根民主黨都是反對大馬計劃。（皆見馬來西亞計劃英婆意見剪輯）。

（三）泗里街八個工團反對大

馬計劃。（見民衆報 27-3-62）

（四）詩巫市議會反對大馬計劃。（見民衆報 19-3-62）

（五）詩巫十九工團反對大馬計劃。（見民衆報 19-3-62）

（六）北婆丹南中華商會反對大馬計劃。（見民衆報 26-3-62）

（七）砂勝越英吉利里華約五十伊班長屋開會反對大馬。（見民衆報 23-3-62）

（八）北婆保佛多數人反對大馬，包括立法議員及土族代表（見民衆報 6-4-62）

（九）砂勝越第一省職工總會召開會議反對大馬。（新聞報 29-1-62）

（十）砂勝越上砂隆縣議會反對大馬。（見新聞報 12-2-62）

（十一）木中各社團及民衆會議通過反對大馬。（見民衆報 19-3-62）

（十二）成邦國數十伊班長屋反對大馬。（見新聞報 24-3-62）

（十三）民丹區坡長會議不贊成大馬計劃（見民衆報 12-3-62）

（十四）加帛縣一百多座長屋，一萬五千多名伊班人反對大馬。（見民衆報 22-3-62）

（十五）極督區華達族羣衆大會堅決反對大馬。（新聞報 3-4-62）

我們可以從上述事實中看出，北婆三邦人民是大多數堅決反對大馬計劃。他們真正的願望是爭取本身的獨立自治的權利。任何違反他們願望的措施都是不民主的。故此，柯波特報告書基本上是歪曲民意，故必遭受五邦人民，特別是砂勝越三邦人民強烈的反對的。

什麼是法西斯主義

（接第三版）

在本邦，法西斯主義逐漸萌芽起來了，現任行動黨政府正是其辛勤播種者。不久前，吳慶瑞便公然宣稱暫時放棄「單純民主」，暗示政府要扯掉「民主」的帷幕，建立其獨裁統治，與此相關的，政府在立法議會通過了擴充軍隊，也正露骨地揭示其法西斯面目。

在此，且讓我們回溯一小段歷史，相信會幫助我們更深刻地認識行動黨政府。1922年，意大利國會發生危機，法西斯黨魁墨索里尼便率領三千黑衣軍跑到羅馬的下議院去恐嚇議員，他咆哮道：「哼，你們這個職位能不能保住兩個月或兩年，權力是在我，權力是在我！」結果膽小的議員服從了他，使他得以建立其獨裁統治，墨索里尼乃自稱為唯一的救國者，進而破壞議會民主制度，自訂法律，禁止法西斯黨以外團體的一切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嚴厲檢查言論出版等等。

我們再看看兩年來行動黨政府的所作所為，便越發覺得他們是近

乎類似了。行動黨政權是建立於一個半自治的殖民地社會里，由於它喪失了反殖本質，投靠殖民主義，甘心為殖民主義的馬前走卒，因此，它情願維護殖民主義利益，為西方帝國主義幫兇，為國外壟斷金融資本服務。行動黨政權雖然是依人籠下，但這不等於說它不能有法西斯行為的表現，不能有法西斯的傾向，茲舉以下的幾個簡單事實來看

，行動黨政權背叛人民後，便害怕承認與斥責英殖民統治者的法西斯罪行，它附和馬來亞右派政權高唱種族論調，主張種族同化來實行其變相的種族吞併政策，排斥外來優秀文化，鎮壓工人合法罷工和人民團體的一切正當活動，操縱言論出版，用政權力量來威脅及分裂民間組織，並且，在全民投票法令上更概括更具體更充分地暴露其準備推造民意，以少數人壓倒多數人的醜惡企圖，以及獨斷獨行地推行假合併，這些，都是行動黨政府日益走上法西斯的表現。

壁上觀

法西斯作爲是壞事 人民認識加深是好事

在目前，會有這麼一類人，他們眼見着行動黨政權日益走向法西斯主義，而憂心忡忡，不敢向前看，以為在行動黨政權這種嚴密非常的防範與鎮壓下，今後羣衆運動將難有發展。這一類人的看法是否有現實根據呢？他們的憂心是否有理由呢？

現在，不談別的，單只針對如何看待行動黨政權日益走向法西斯主義的問題來談談。

事實確是如此，行動黨政權是日益法西斯化的。在議會內部，它便不顧人民的強烈反對，依靠着極端反動的人民聯盟與巫統的支持，而橫蠻地通過比法西斯更法西斯化的全民投票法案。在議會外部，它又援引一些經已長久存在的法律條文，左歪右曲，不顧一切普通的法

律原則，作出了法西斯的解釋，俾以「合法」（？）地剝奪人民的集會自由的基本權利。至於動用警探，製造白色恐怖；封鎖新聞，壓抑民意。這都是這經已沒落的政權的一手好戲。

對於行動黨政權的這種種法西斯作為，我們應該怎樣來看待呢？

在人民看來，行動黨政權的日益法西斯化，當然是件壞事。不過，行動黨政權的種種法西斯作為，無疑是在給人民羣衆上政治課，讓人民羣衆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了一些道理，得到了一些現實經驗。反動政權親自擔任反面老師，自露醜態，玩出各種各樣的臭花樣，臭把戲，使到人民羣衆親身體驗。這種教育，因此，也就非常深刻。

在過去，略有科學常識的人，

都知道法律這一類東西是一種壓迫人民的手段。可是，由於人民羣衆極大部分沒有受過充分的教育，他們要從書本上或間接地來理解這方面的道理是有些困難的。現在，行動黨政權來給他們上課了。親自表演，親自示範，使人民羣衆親身感受到這種來自法律的強制與壓迫。只要有人略一講解，或人民羣衆開動腦筋，想一想，他們馬上也就明白法律原是壓迫人民的手段的道理。這種從現實實踐中所取得的教訓是要比從書本上或間接取得的教訓，來得無比深刻的。當然，強制性的法律並非今天才存在，而是早已有之的，只不過，反動派的每一次援引動用，都越來越加深人民羣衆在這方面的認識罷了。

對於全民投票法案的通過，也

應採取這種看法。

大馬計劃是關係及全民的一項政治問題。全星的反對黨與一切人士都應該為反對這項危害全民利益的計劃而廣泛地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可是，在過去，就有一些人抱着觀望的態度，還存有一些兒的幻想。好了，現在行動黨政權在全民投票法案中加上了不確定票，空白票等也算是支持政府的條文，那些還有些兒幻想的，以為行動黨政權真的是「民主」非常，願意聽取民意的人，這時也恍然大悟了，條件一成熟，五黨聯合行動委員會便成立起來。何佩珠女士也毅然宣佈退出行動黨。

當然，對於人民羣衆來說，努民投票法案之被橫蠻通過，也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只要三幾個人集合在一起，略一交談或動動腦筋，他們馬上就會明白行動黨政權所大叫特嚷的「國會民主」是一種怎樣的貨色。原來這不是什麼金珠銀寶，而是一堆破銅爛鐵。和古代封建皇朝的規章典制的性質，也差不

了多少。正當政權還穩固時，樂得施小惠，開放民禁。只要政權略有動搖，統治者的什麼「國會民主」觀念也會忘記的一乾二盡，而迷戀起那些採取強權的統治方式來了。人民羣衆正是從行動黨的採取橫蠻，強制手段來維持本身的生存的事實中，看清楚了那些大嚷特嚷國會民主制度的人却首先要放棄這一制度，採取強權。多多少少認識了在殖民地施行的國會民主制的性質。可以相信，人民羣衆在這方面的認識將會逐漸地深刻。

依上面的說明，單就行動黨政權日益法西斯化這點來說，這事實當然是件壞事，不過，經過一定的全力，徹底揭露它的反動本質，加強對人民羣衆的教育工作之後，無疑的，人民羣衆的認識是會加深的，這就是一項好事。從這方面說來，今後羣衆運動是有更加深入與更加廣泛的發展的可能性。悲觀看法沒有現實根據，憂心也是沒有理由。還有其他原因，但這里不談。

• 任重道

巫統紛爭揭示了什麼？

星云

最近馬來亞聯合邦的政壇上掀起了一個微波，它在人民強烈地反抗反動的大馬來西亞的浪潮中，還是被人們注意到。為什麼呢？

在巫統內部所存在着不同的二股力量，在較早已漸漸發展成為對抗性的關係，隨着時間的推移，終於在尿素肥料廠和新近的所謂內閣調整的事件中爆發出來，達到表面化。固然，較早時的巫統裂痕，被它的領導層多方面以種族關係粉飾着，乍看起來，貌似團結一致，但是，這二股根源于思想，路線差異的不和，終竟不可免地要表露出來。關心我國政治的人都知道，以東姑、拉昔來說，他們是出生於封建貴族，當然，它所領導的陣容盡是一批思想保守，腐敗的地主，買辦階級，所以，他們的路線，從聯盟執政以來，充分表現出來，所跑的不是中立，而是親西方路線，澈頭澈尾屈服於外國勢力

服從於外國利益的路線，當然會為人民所唾棄，也是一般具有開明思想的民主人士所不能容忍和接受，所以，巫統中以雅芝為首，期待我國走向獨立自主和馬來民族中較進步的一些人士，融合成另一股力量。今天，巫統的分裂，便是主張我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較具有民主思想，且較進步的一派和始終依賴外國勢力，勾結反動力量，基本上是腐敗退步的一派的劃分界線。

尿素肥料廠事件，它的成為巫統分裂表面化的開端，因為它的設立直接損害到東姑、拉昔一派的利益，同時不利于外國資本家在我國創設或推銷肥料，不過，它却符合擺脫外國對經濟控制，可以廉價供應農民肥料，照顧農民的有利措施。所以，它是一個二派利益尖銳矛盾的典型措施。正由於這樣，所以一方面努力執行，另一方則多方面為難和阻撓，表現的至為狼狽和入骨。可是主張以民間資本和合作社辦工業的雅芝，並沒有被他們所難倒。尿素肥料廠設辦的計劃雖然推行的很緩慢，不過據說已徵集了可觀的資金，如果不是東姑一派以政權，地位壓下去，那麼，尿素肥料廠的創立應該是可期的。雅芝曾說：「鼓勵組織工業合作社是非常重要的，工業能改善農村人民的經濟地位。」（30—7—1961星洲日報）雅芝的不以外資，而靠農民創辦工業的正確主張，打擊了一味迎合和為外資提供有利條件的一派，贏得了較廣泛人民的信任，從而增強了雅芝派的力量。

雅芝一派的力量逐漸在膨脹，農民、漁民對他的擁護慢慢熱烈的當兒，東姑之流胆寒心戰，預感到威脅日益增加，甚至使巫統過去那種以東姑之流馬首是瞻的「好景」，轉變到今天不敢依期召開黨員大

會，而一延再拉，直到今天遲遲尚未召開。這不正是東姑一派勢力轉弱的危險訊號嗎？雅芝力量的增強，對東姑、亞昔一派的權力地位不就是一種嚴重的打擊嗎？所以對雄心勃勃幻想成為大馬來西亞聯邦首腦的東姑，今天的力量變化對他斷然是沒有幫助的，東姑之流心里自然明白，這種趨勢只會動搖他的地位，此外一無所有了。所以，在無可奈何之下，唯有調虎離山計為上策，以切斷雅芝和農民、漁民的聯系，不讓其力量繼續發展。

因為東姑、亞昔一派不會愚昧到不知自己是靠欺騙、蒙蔽覺悟不高的人民而取得政權。因此，農民、漁民贊揚及支持雅芝所推行的較有利于自身措施，而不滿東姑、亞昔一派，若不能即刻制止而讓它自由發展，無疑于自取滅亡。基於這樣，拔掉眼中釘，排斥異己份子，鞏固自己的勢力，保證有利于自己的反動大馬來西亞計劃和外國利益的一切措施沒有碍阻，能夠順利推行成為東姑當前之急務。於是東姑強蠻地在這時刻調離雅芝，使他失去和農民、漁民保持密切關係，企圖使他陷於孤立無援，而最終排掉他。

當內閣調整名單一公佈，雅芝即刻表明不能接受安排，合作社組織也召集了緊急會議，致電在倫敦的東姑，這一切不尋常的反應，加上一批尚無組織的農民、漁民在實際上也是支持雅芝的，這些總和的力量，清楚告訴東姑，雅芝在巫統上層雖然聲勢虛弱，不過在下層羣衆可不少。今天，東姑在時不利分而改變初衷，暫時維持雅芝農長一職，說明這股勢力震驚東姑。最初不免有低估雅芝的力量。

事件並沒有就此結束，它將有新的發展。不過，無論如何發展，它只有兩個可能。（一）東姑利用

現在的地位優勢排斥雅芝，使他退出巫統，另外組織新政黨或加入現成的其他政黨；（二）東姑、亞昔一派屈服于雅芝的羣衆壓力下，維持雅芝的職位，而雅芝也繼續留在巫統。如果實際可能是後者，由於二派的鬥爭，誠如上述，是屬於思想主張差異的鬥爭，各方都有一定的表情，他們將繼續堅持各自的路線而進行鬥爭，使兩派的矛盾益發深刻化而不可調和。如果實際可能是前

者，那麼擁護雅芝的一羣，將會脫離巫統，從而削弱了巫統，動搖了東姑、亞昔派的政權。雅芝的擁護者，將會隨着聯盟黨政以來而沒有獲得改善的農民、漁民的不滿和人民覺悟的逐漸提高而增加，這種趨勢，這種發展，一方面說明了巫統前途必是黯然無光而走向沒落。另一方面却揭示了走獨立自主路線的雅芝派，總有一日要壓倒退化中的東姑、亞昔派，而發展，而壯大。

學習哲學有必要嗎？

哲學是關於世界觀的學問，也是關於思想方法的學問。正確的哲學思想，是工人羣衆的最科學的世界觀，也是工人羣衆的最科學的思想方法。

但是，學哲學有什麼用呢？為什麼要學哲學呢？

飯大家都需要吃，都自覺自動的要吃。這是因為我們懂得吃了飯有好處，能够延續我們的生命；不吃飯肚皮就會打滾，就會餓死。哲學也跟吃飯一樣，你要能自覺自動的學，你就得要弄清楚為什麼要學哲學這問題。對於剛開始學哲學的我們，要弄清楚這問題會是更重要的，只有弄清楚了這問題，才能有一股不可戰勝的力量，支持着、鼓舞着我們去克服一切困難，堅持下去，把哲學學得好，學得對。

正確的哲學是工人羣衆的最犀利的精神武器，學哲學，就是要學好正確的哲學，掌握好這把最犀利的精神武器，給羣衆事業做出最大最大的貢獻。

這話可分成兩層來說，一層是對於工人羣衆的改革社會的工作（從我國社會發展的現階段來講），另一層是對於改造我們自己的主觀世界來講的。

先讓我們從第一層意思，從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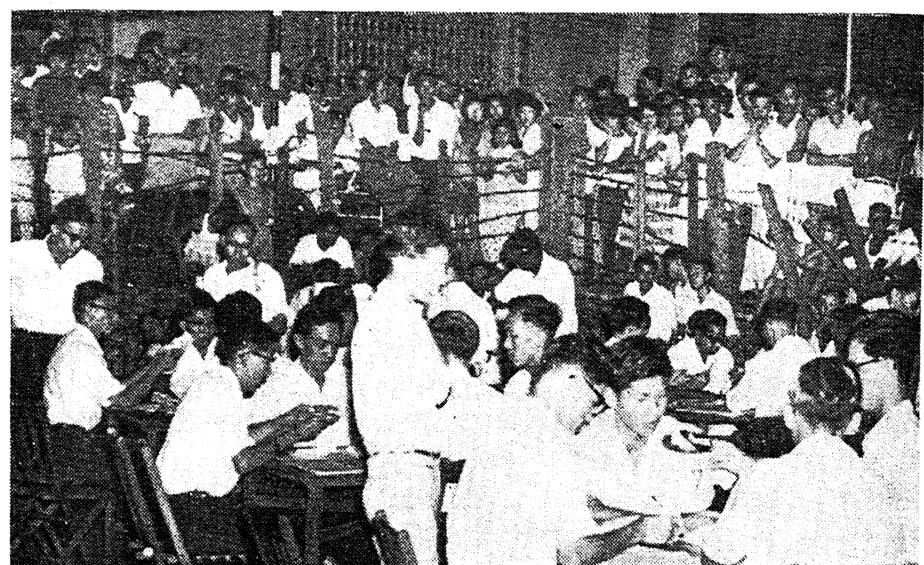
學對於社會改革工作的作用這方面來簡單談談。

正確的哲學，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我們都生活在一個不合理的舊社會里，人民交給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我們從根底里改革掉這個舊社會，創造出一個合理的新社會來。所以，我們活着，就是為了要為人民服務；我們的工作，就是改革社會的工作。要成功地改革社會，就必須正確地認識社會，要順利地做好我們各個具體崗位上的工作，就必須具體地認識各崗位上的工作。單單是這樣，還是不够。各項具體的工作崗位，只是整個社會改革工作的一部份，社會又只是整個世界的一部份。單單看一棵樹；要真正認識它，還得從這棵樹所在的整個森林來觀察。同樣的，要真正懂得我們崗位上的工作，要真正認識這個社會，我們還需要對世界有一個總的認識，還要有一個世界觀，所以我們還要學哲學。學了哲學，才能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才能懂得思想和客觀實際的關係，懂得要根據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則來進行工作，作好各具體崗位上的工作，把社會改革的工作從勝利推向更大的勝利。

（轉入第十四版）



選民們支持民意測驗的具體表現！



抱不同心情的人們等待成績揭曉！

民意測驗轟烈烈進行！

新聞封鎖並不能破壞民意測驗成功舉行！



未知是「政治局」主意否？
原來馬來西亞是要給人民致命傷！
陰謀惡毒極了！

民意測驗花絮

隊伍開到了

抱着伸張正義，發揚民主的四百位高等知識份子所組成的民意測驗工作隊，浩浩蕩蕩地開到了丹絨百萬區，而後三五成羣地分散到各角落去，頓時將這本來喧嘩雜遜的地區顯得格外熱鬧了。驚天動地的爆竹聲，振奮了丹絨百萬區的大街小巷裏的每個人民的心坎，寫上歡迎民意測驗的布條迎風招展的在在都為本區披上熱哄哄的新裝！

丹絨巴葛區沸騰了，大家要發洩心中怒氣，要抗議政府強蠻無理。

「特務」滿街跑

我們的造訪，居民都以實際行動來歡迎我們，他們殷勤地招待茶水，協助我們進行工作。但街上也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特殊人物，在跟隨我們，監視我們，他們佯裝閒散的、「打鐵」的、小販的、司機的，隨時在我們身邊出現，虎視眈眈，似乎想一口吞下我們，但，誰怕呢？老實說，怕者不來，來者不怕，英帝老虎都鬥過，難道還怕垂尾狗！

「立場」與「臘腸」

我們工作的範圍是講廣東話人的天下但因人手缺乏，我們組里沒有一個道地的廣東話人才，因此鬧出許多笑話，諸如「立場」變成「臘腸」，「勞工教育自主」變成「老公（丈夫）狗肉自煮」，打一叉表示贊成或反對變成「打一個車」……盡管有時講得滿頭大汗，指手劃腳，而到頭來居民還是似懂非懂，真急得我們如熱鍋上的螞蟻，好在能得到該地一些青年人的合作，幫忙翻譯，解釋，總算渡過那尷尬的場面。

歡迎與投訴

在我們進行工作的第二天，正如所料，中西報刊上，刊載了以污蔑為能事的行動黨「政治局」的聲明，聲明中野蠻而無恥地造謠污蔑我們受政黨所利用，且在某人指揮下進行工作，更厚顏無恥地說：「當地居民非常憤怒」，已「紛紛向該局投訴」？

事實如何？居民自身非常了解，他們張掛布條，排長龍，放爆竹來迎接我們，當地居民却以茶水來迎接我們，却沒有一個居民拿起掃帚趕我們出門檻。相反的。人民對特務的行踪與其污蔑伎倆感到非常不滿，而紛紛向我們投訴！

獻媚不成吃悶棍

人們之所以豢養哈巴狗，乃取它之善于吮舐舐痔，討主人歡心，為主人搔癮，而在觸罪主人時又能容忍主人的當頭悶棍。

據說發表了聲明的政治局會被有關當局加以訓斥。為何走漏消息也！本來上峯已準備封鎖新聞，但家奴不肯，竟大擺烏龍，大事喧嘩，我們也樂得不須強要報銷廣告了！

罵「狗」記

辛苦了一天，我們在等候工作的成績，居民也早就圍繞在金蘭廟的四旁等待消息，而「特務」們更焦急地混在居民中間準備獲取情報，誣誣主人。對於這批卑鄙下流的「特務」，同學們壓不住心中怒火，毅然編造「狗故事」來逗引同學發笑。而那批「特務」不知是「正中下懷」呢？還是「作威作福」？尷尬得很，真難下場。我想，「狗」聽狗故事應該是好像人吃人肉一樣難堪的吧！

在歸途上

一連進行了五天的調查工作，我們帶着疲勞而興奮的身子依依不舍地離開了丹絨巴葛，莊嚴的隊伍有秩序地沿着街道走向歸途，居民一排排地出來歡迎我們，他們燃起爆竹，高呼口號，小孩子也天真地穿在我們的隊伍中間，似乎要挽留

我們，但我們已完成了工作，不得不離開這喧嘩的地區！

歸來沿着幾條重要的街道奔跑，我們盡情地引吭高歌，燃放爆竹以慶祝工作的順利完成；我們更沿途分發傳單以突破無理的新聞封鎖，傳單飄呀飄地，飄向每一住家，飄向每一車輛，每個人都會心地笑了，這一笑，一方面是為我們的工作成功，另一方面是笑行動黨「四面楚歌」的狼狽相。

抱頭鼠竄

民意測驗的最後工作是在南大大禮堂開最後一天的票，投票的箱是由梁蘇夫人封上的，這表示我們的公正無私。

距離開票的時間雖然還長，但整個禮堂已擠得水洩不通，一股熱情洋溢的青春氣息在燃燒着，大有一觸即發之概！突然禮堂裏響起了「嗚嗚」聲，同學都站了起來，圍着幾個物質拍手高喊，定神一看，哦！原來是前幾天不斷地跟蹤我們的「特殊人物」！同學喊了一陣，大會主席似乎知道了這件事，即刻出來請他們不用怕，放心地到前面的來賓座位上坐。于是同學遂即高聲嘲笑起來，更加起勁地拍手歡呼，迫得這些「特務」驚慌失色忐忑不安，不得不坐上來賓位。但是同學的情緒卻不斷地上漲，他們無法壓制心中的憤怒，有的甚至編起歌來諷刺。這時適有眞狗跑到台上，同學遂齊聲高喊「打狗」，「殺狗」。這八個「特務」終忍不住同學的喝倒采聲，只好抱頭鼠竄而去。

我們還有機會見面

這八個特務被轟出禮堂後，心有不甘，便到湖邊去商量對策，却料不到湖邊有人，不得逞，更是冒火，于是露出奴才的本色，他們走到一位同學的面前猙獰地問道：

『老兄，你在做什麼？』

『納涼！』

『哼，納涼，我們總有機會再見面！』

「老實說，我們什麼時候都會見面的，何必浪費口！」

一點感想

事實就是事實，民意是強姦不了的！別有居心者大可將「歡迎」描寫為「集體抗議」，「遊行示威」；這種厚顏無恥地假借老百姓的口講自己的話是可笑的。可以歇了吧，昏庸者！如果活得不耐煩，空閑得極其無聊，盡可打打高爾夫球，研究研究高爾夫球史，鬆懈鬆懈一下心情和罪惡，免得胡思亂想，胡扯亂講。否則，「人民的判決是最可怕的！」它將一脚踢開所有阻碍社會前進的渣滓！

人民對邦國的前途無法真正抉擇

我們這次在牛車水區所舉行的民意測驗，歷時三天才告結束。在這三天之中，我們遭到政府無理的阻撓與破壞。除了各街道出現了許多污穢和漫罵我們的反標語之外，政府還特地派出大批高級警官、警察、暗探、荷槍實彈或沿街巡邏，這大批警方人員或以暴力扣留我們同學，或以搶劫手段掠取民意測驗的選票；而且他們有的還喬裝成各式各樣的人物闖進選民家中，極盡恐嚇、威脅、監視之能事，務使選民不敢投票，致使整個牛車水區籠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

然而，牛車水區的人民畢竟是有骨氣的，他們終於勇敢堅決的粉碎了一切白色恐怖，和幹勁冲天的同學充分合作，除非是重病、死亡、搬遷及一小部份不願投票者外，凡1961年選名冊上有名字的該區選民，各自都熱烈地投下了神聖的一票，以表達他們的心聲，結果三天成績如下：

選民對各種合併之意見	票數	巴仙率
(甲)贊成一九六一年卅三號白皮書中所訂出的，給予星加坡教育和勞工自主權的憲制安排。	106	1.26%
(乙)贊成按照馬來亞聯合邦憲法文件，在與其他十一州平等的基礎上，作完全和無條件合併。	93	1.10%
(丙)贊成依照不比北婆更壞的條件，併入馬來西亞。	16	0.19%
投 空 白 票 者	8186	97.13%
廢 票	27	0.32%
投 票 總 數	8428	100%

根據三天總結，可見即使最積極最熱烈支持現政府上台的選民，對未來政府全民投票中所提出的三種合併方式都投空白票表示無法接受，其人數將近九十八巴仙。

然而，在未來的全民投票中，政府却已決定把一切空白票及不確定票算作支持第一種合併方式：即1961年憲報第卅三號合併白皮書的憲制安排，而不分開來另外計算。這種作法，無異的不能反映選民真正的看法，而且會造成迫使絕大多數人（九十五巴仙以上）去服從極少數人（少於五巴仙）的不合理現象。這不是法西斯的作法是什麼！

在牛車水區的選民中，近九十八巴仙投下空白票。這些空白票與通常的空白票的性質大有差別，通常空白票的意義，指的是那些沒有意見或中間騎牆者的投票，但這裏的空白票却賦有積極的拒絕政府所提出的三種合併方式的意義。空白票既然是拒絕政府所提出的三種合併方式的任何一種，那麼，政府規定將空白票算作支持政府的第一項合併建議的作法，又無異是強將拒絕的票算作支持的，這不是赤裸裸的歪曲民意又是什麼呢！

因此，我們認為，政府的合併白皮書是不被人接受的，而全民投票的舉辦歪曲人民對邦國前途的真正抉擇。

在我們的立場嗎？這就清楚地說明了，在站穩立場，鍛鍊品質的工作上，哲學大大地幫助了我們，是個不可少的得力的幫手。

再看哲學又怎樣在思想方法上成了我們的幫手。

跟蓋房子要有方法一樣，思想也有思想的方法，如果不按照正確的思想方法來思想，那就會想錯，想錯了就會做錯。任何人要工作得好，學習得好，生活處理得好，都要正確地思想，正確地動腦筋；要正確地思想，動腦筋，就要有正確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所以科學的思想方法是很重要的。而一開頭我們就說過，正確的哲學思想，正是最科學的思想方法。所以，正確的哲學思想是大家都應該學的。拿實際工作來說，有很多幹事因為沒有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就不善於分析問題，不能總結經驗，工作做錯了，也不知道是怎樣做錯的，工作做錯了，也不知道毛病出在那裡，這樣就不容易提高，不容易從成功的經驗里得到學習，從失敗的經驗里得到教訓。比如，正確的哲學教導我們要用「具體地結合時間、地點、條件等情況來考慮某事物的發生」的方法來思想，假如我們接受了這樣的教導，也就不會鬧出像「守株待兔」那樣的既是笑話又是亂子來了。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這些錯誤都有它們思想方法方面的根源，思想方法不對頭的人，常常會犯上這些錯誤。所以，只有學習了正確的哲學，我們才能克服這些思想毛病，才能「老老實實」「實事求是」地去思想，提高我們的思想和認識能力，使自己在工作中少犯錯誤和不犯嚴重錯誤。

最後，還要提一下，學哲學能使我們更深刻地體會正確制訂的政策，更自覺地，創造性地完成任務，因為正確的政策都是以正確的哲學思想為指導做基礎的，只有從基礎上了解政策，才能深刻地了解，真正地體會。比如，「以爭取完全內部自治為當前憲制斗争中的最低要求」，這政策是在教導我們「凡事必須從實際出發，必須實事求是」的在正確的哲學思想的指導下，切實地根據當前我國敵我力量強弱，各階層人民的普遍要求，國際形勢的特點等這些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制訂出來的。它是以正確哲學思想為根底的，我們要深刻地理學這一政策，就必須從它的根底上來理解，這就必須學習正確的哲學。

學習哲學有必要嗎？

（接第十一版）

比如，哲學的正確思想告訴我們：世界上一切東西都是在人們的思想之外存在着，並按照它們自己所固有的規律在變化和發展着；你承認它，它是那個樣子，你不承認它，它還是那個樣子。在政黨與羣衆的關係問題上，「政黨必須走羣衆路線，才有力量，才有前途，不聽羣衆的話，出賣羣衆的利益，就一定沒個好下場，」這就是一條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你不認識這一規律，或者你故意否定這一客觀規律，到頭來不是這規律隨你的心意而轉移了，恰恰相反，你就只好被拋進「親殖民主義者」的爛泥坑中，滿身臭氣，洗也洗不清。相反的，假如你老實一些，接受正確的哲學思想的指導，承認這一不隨人們的意志而轉移的客觀規律，按照這規律所指示的，在這規律所容許的範圍內去做最大的主觀努力，堅決地走羣衆路線，相信你一定可以「如願以償」地做好工作，而不至於落個「衆叛親離」、「身敗名裂」的悲慘下場呀！

又比如，我們有正確的哲學思想的指導，在進行反殖鬥爭的過程中，就不會故意不按照實際情況，不按照兩方力量強弱的實際情況來決定鬥爭策略，就會在應該鬥的時候才鬥，大鬥時就大鬥，小鬥時就小鬥；應進就進，不應進就停。這樣，我們就可以少犯錯誤，少走歪路，少翻斛斗，在我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容許的範圍內，早日迎接新社會的到來。

所以說，學哲學可以幫助我們正確地認識社會，成功地改造社會。

現在再讓我們從第二層意思，從哲學對於改造我們自己的主觀世界有什麼作用來看看。

當然，主觀世界的改造，是服從於社會改革工作的利益的，這用不着多講。

學哲學也能夠幫助我們改造主觀世界。所謂主觀世界，就是指我們的思想意識立場，覺悟水平，思想修養等，思想方法，認識能力以及其他。以下我們就從這幾個方面比較具體地談談。

也許有人會問，「奇怪，主觀世界有什麼好改造呢？」這一個問題得有點太天真，改造主觀世界的工作，正像我們的房屋需要經常打掃，時不時又要刷上新灰水，油上新漆一樣，是那麼的迫切需要，是那麼經常要做的工作，一點也不奇怪。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我們的主觀世界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尤其是社會的現實生活，更是決定我們的主觀世界的主要方面。我們生長在一個殖民地社會里，殖民主義統治着我們，殖民主義者的反動思想成了這個社會的統治思想，反動的哲學思想更是統治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在我們一般人的思想中，雖然有一定程度的覺悟，但是也不免或多或少地夾雜着一些反動思想的毒素，而且只要我們一天沒有置身在這殖民地社會之外，我們仍然不斷地受着這種毒素的進攻，所以說改造主觀世界的工作，為了社會改革工作的利益，是迫切需要進行的，一定要經常進行着的，像每天洗臉，打掃房屋一樣。

要澈底的改造主觀世界，學哲學的帮助是很大的。立場要站得穩，人生觀要確立，思想毛病要糾正，思想方法要正確，在在都需要有哲學這一得力的幫手。

為什麼這樣講呢？

讓我們先看看哲學怎樣幫助我們站穩立場。立場問題，也就是一個人品質好壞的問題。在現社會里，被剝削，被壓迫的社會地位，所處的生產條件，決定了工人階級的品質基本上是優秀的，在各項問題中，工人都能站在鬥爭的最前線。這是對的，但是，立場站對了是一方面，站得穩不穩又是一方面。在穩不穩的問題上，可能各人就有不同。比如，在鬥爭條件順利時，大家沒什麼不同，但是，在鬥爭的艱苦歲月里，有的人就會對鬥爭前途喪失了信心，搖頭嘆氣道：「罷工還能罷多久？『反殖』，你用屁來反得過人家的機關槍，大炮嗎？」

人民的決定是可怕的。這是那些「賣邦賣民」的傢伙，害怕被人民清算的心理反映。正因為「深知」人民的「決定」的「可怕性」，所以，一旦人民要表達意見，做出決定的時候，這些傢伙就「喪魂失魄」地不安，「國內國外」地忙亂起來！

人民在透視眞象，分清是非黑白的基礎上所做出的「決定」是尤其「可怕」的。因此，不讓人民知道事情的眞象，使他們黑白不分，混混沌沌，是最好的辦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是「由來已久」的統治人民的最佳「統治方針」，今之統治者，當然是知道怎樣結合「此時此地」的特殊情況，「靈活」地，同時是「創造性」地發揚光大的。

舉行「民意測驗」，作為一種學術研究活動，把關係人民前途的重大問題——合併的正、反兩方面

的意見提出來給人民知道，讓人民認清事實，加以比較，然後下判斷，做出決定，以見民意之所向，這是跟統治者的「統治方針」尖銳衝突着的，因而，這種作法的遭受非法破壞是必然的，雖然在所謂「民主社會」裏人民是有這種學術研究的自由權利。

公開禁止，不幸成為新聞傳播開去，讓廣大人民知道了，惹得「羣情嘩然」，未免得不償失，這是「智者所不為」也；要宣佈它的非法，却又有所不能。怎麼辦呢？哦，有了：「新聞封鎖」，訓令報章不准登載有關的新聞。這一來，只有少數人懂，大多數人却不知道，那就好了，這是「下策之中的上策」，確能反敗為勝，結果還是「勝利」。嘻嘻，孔明之才，也不過如此吧？

唉！不行，不行！「新聞封鎖」得密不透風，怎麼丹絨巴葛區的

這就說明了這些人的立場並沒有站得穩。對於一個品質基本上好，而又能够得到正確的哲學思想的指導的人來講，情形可能就不會這樣。正確的哲學告訴我們，客觀事物是處在時時刻刻變化和發展的過程中，敵強我弱，是一定可以轉變為我強敵弱的。這麼一來，即使是在鬥爭最艱苦的歲月里，我們也能够看到，我們現在雖只有點小小的力量，但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我們完全用不着悲觀失望，這樣，立場也就不會動搖了。再說，正確的哲學思想告訴我們，客觀規律是不可轉移，事物一定按照它自己的規律變化發展下去。這麼一來，我們也就看出了：社會也一定會按照它自己的規律發展向着美好幸福的境地，我們奮鬥的目標，我們的願望，正是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相一致的，不管統治階級怎樣不喜歡，怎樣阻礙，也是一定要實現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那麼，我們豈不是可以有無比的信心和勇氣，可以無比樂觀地為一個必定會出現的目標堅決不移地奮鬥下去嗎？我們豈不是可以毫不動搖地，穩穩地站

「民意測驗」結果，消息竟會城市、鄉村到處傳遍呢？！

嘩！什麼？媽的，又「殺」到「牛車水區」來啦？！嘿，「既來之，則安之」。嗯，「治標不如治本，治口不如治心」。新聞方面，照舊「全面封鎖」，把他們「將死」，這是治標；選民方面，則須封鎖他們的「心」，心不亂動，則無言以出；選民不表示意見，不給予合作，則「民意測驗」工作便可休矣！這是治本。

封鎖選民的「心」，方法有的是：派出大批警探和特警密佈街道，到處跟蹤，恐嚇，當街搶票；撕標語，撤布條，逮捕工作人員，製造恐怖氣氛，貼反標語，進行誣謗，破壞性的反宣傳；警告和威嚇選民；欺騙選民，說「民意測驗」工作是非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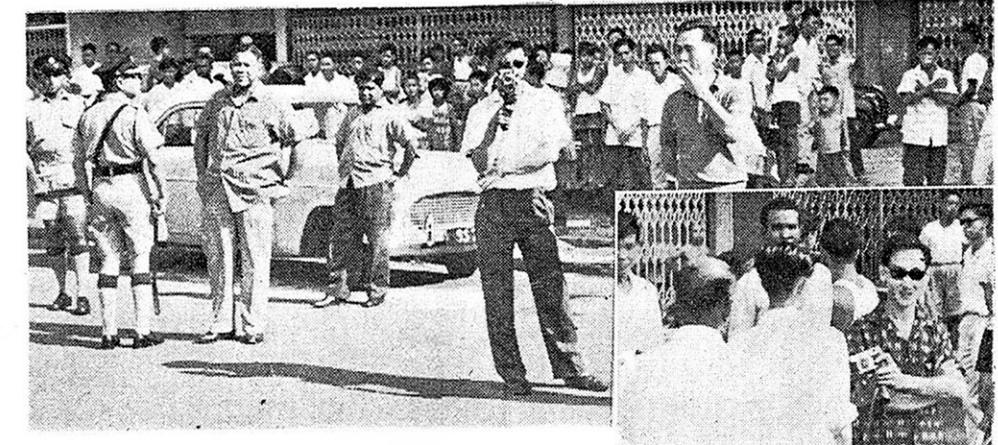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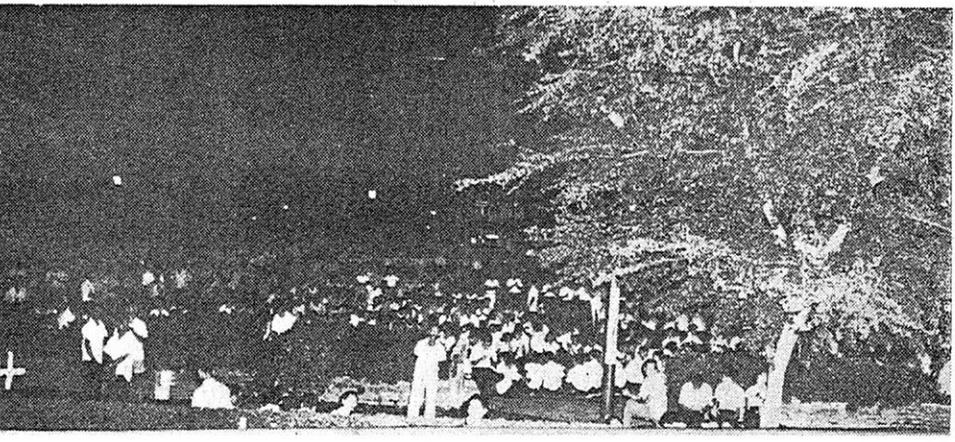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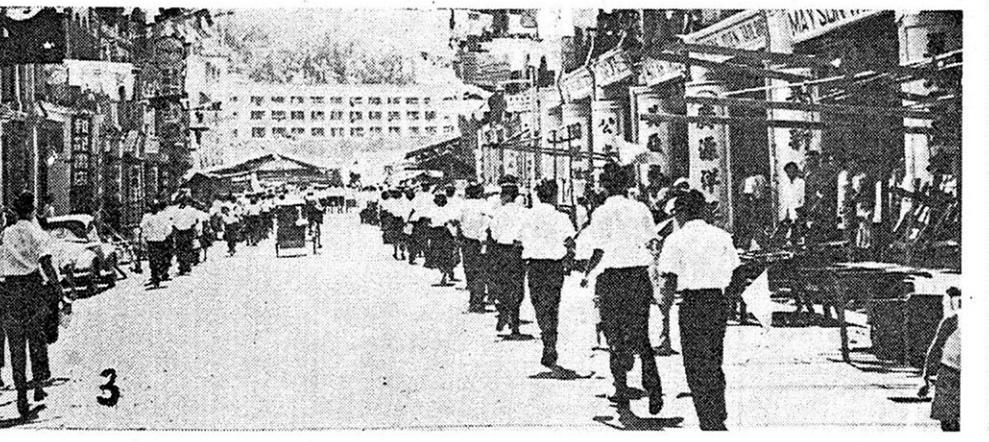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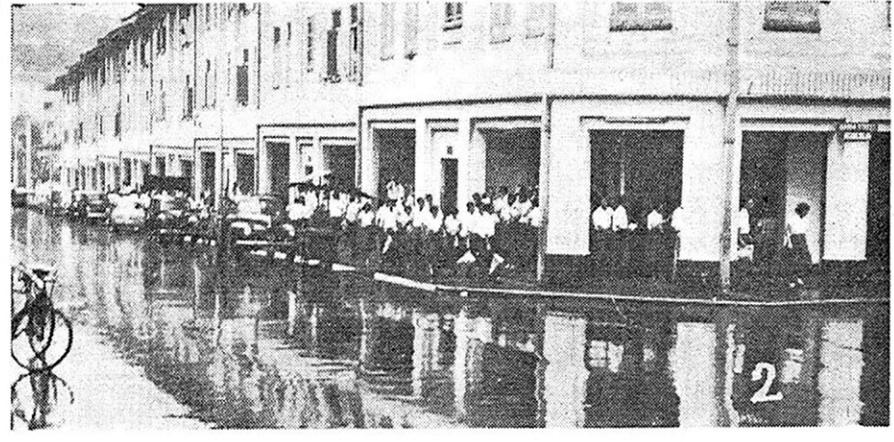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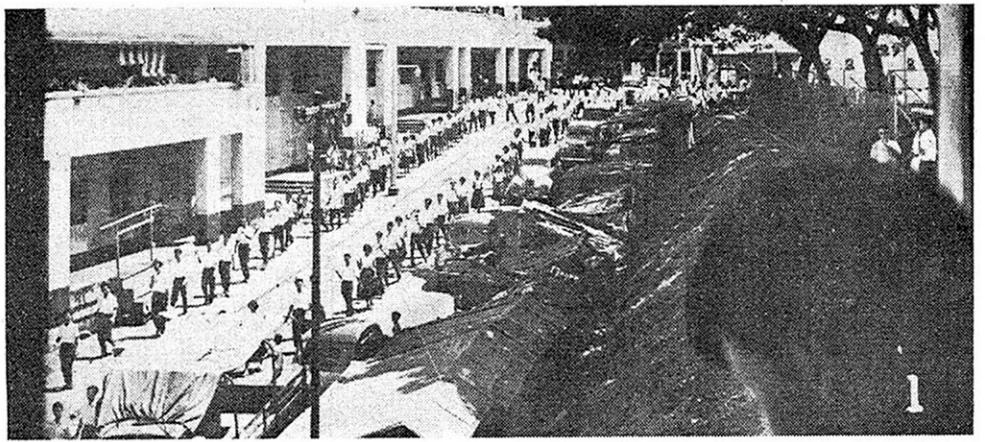
這回打的戰，是做了「充份的準備」的，從「新聞封鎖」到「封

鎖人心」，既完善，且周到，照理，「戰果」應該是「輝煌」的，但三天投票的結果，在參加投票的8428名選民中竟有8186名，佔97.13%的選民投下空白票。人民給予官爺們的這個無情的答覆，真有如一道「閃電」，「閃」得官爺們眼花心亂，臉黑氣塞了！

這次「民意測驗」的結果，再度充分說明了人民的智慧，人民是有判断是非、分黑白的能力的；這種智慧和能力，是任何東西所不能遮掩和壓制得下的，「新聞封鎖」和「封鎖人心」都是徒勞無功。越大的壓力，只有帶來越大的反抗。

「順民者昌，逆民者亡」，史書上鐵証如山，一意孤行，違反人民的意志做事，與民為敵的人，最終是一定要被人民拋進歷史的臭坑裏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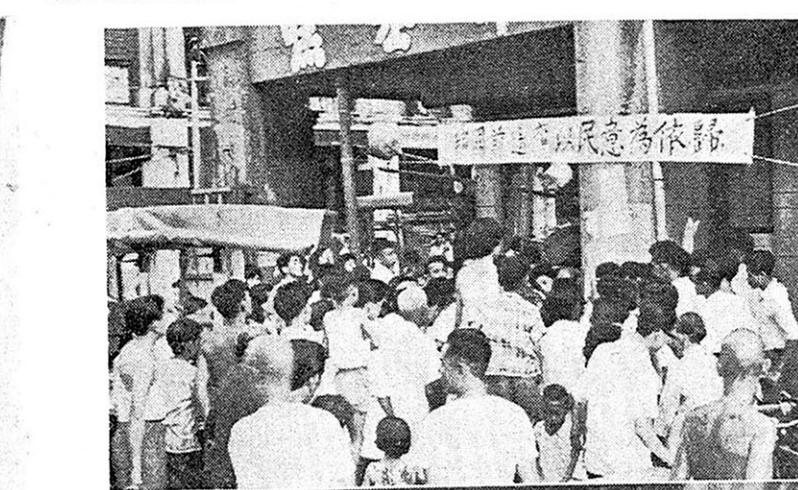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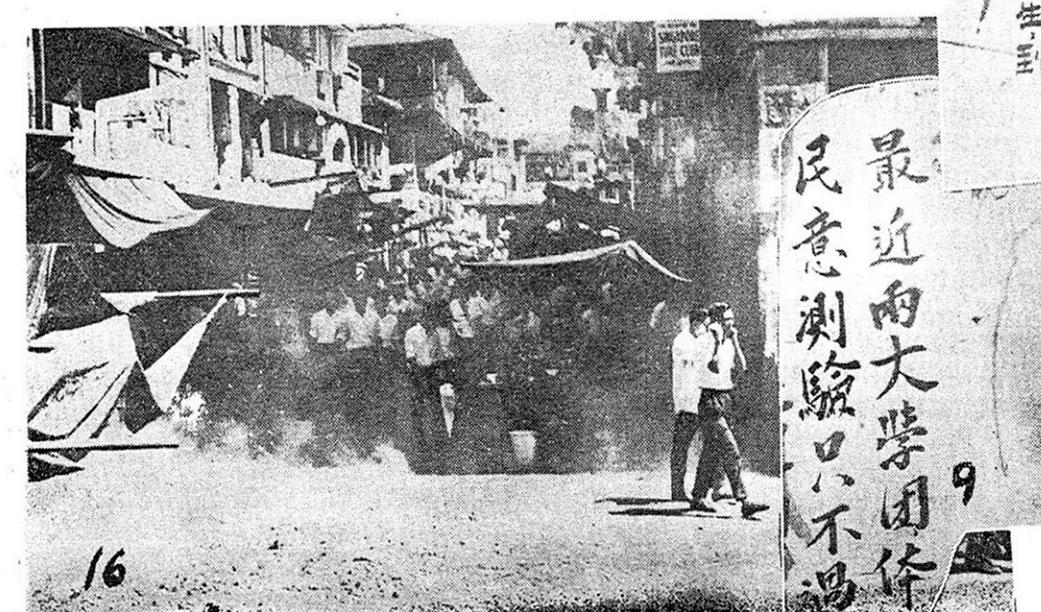
馬凡人



↑小販攤上插着民意測驗的旗幟。

→這位老人家興緻頗高地牽着兩位手拿民意測驗的小旗幟的孩童遊玩。

↓當答謝選民的隊伍開進丁加奴街街口時，市民燃放炮竹歡迎我們。



→白面書生假斯文！還是回去向你們的上峯換一個較好的相機才來執行偷拍照片的任務吧！
←我們的監票員梁蘇夫人在開投票箱。

民意為依據的無理干涉，吸引了不少市民圍觀！



牛車水區民意測驗 熱火朝天進行

圖片說明

(1)民意測驗工作結束後，五百位同學排起整齊的隊伍從萬拿律出發答謝選民。

(2)同學們在雨中堅持正義的工作。

(3)答謝選民的隊伍有秩序地從道路的兩旁走過。

(4)市民和同學來到芳林草場等待成績揭曉。

(5)你們這些警官居何目的而來？是來維持治安嗎？應該不是吧！我們所做的光明磊落的事！難道你們看不過眼嗎？

(6)民意測驗工作結束後，我們的隊伍開向報館呈抗議書，抗議民營報館故意敵視我們以及牛車水區的人民。

(7, 13)同學們坐于車內等候同學呈抗議書。

(8)呈上抗議書後，我們的隊伍有條不紊地開回。

(9)這些標語據牛車水居民說，是在8月10號凌晨由財長，內長，副勞長的率領及警車的保護下貼出的，大概是因為挑過度（怕被人民發覺，說他們是「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或太過敵視華文教育竟把字都寫錯，而且連「禁止街招」的牆上也貼上標語！



(10)我們的總監票沙哈利先生公佈成績。

(12)我們的法律顧問知如拉惹律師在檢查這兩位「特殊人物」的身份証，看他們是依什麼身份來破壞我們的工作。

(14)這兩位警官也在執行破壞民意測驗工作的「任務」。

本會爲牛車水區民意測驗遭受破壞告社會人士書

親愛的各民族同胞：

今天，我們是以極其悲痛和憤怒的心情，向所有熱愛祖國、自由、民主的各民族、各階層人士控訴。控訴行動黨的蠻橫無理和剝奪我們學術研究自由的基本權利，控訴行動黨政府無理拘捕我們的同學，以暴力對付我們和平守法的同學，並以種種手段來刁難和破壞我們的學術調查工作——民意測驗。因此，我們吁請各民族同胞出來主持公道，維護真理！

在民意測驗工作開始的第一天——八月八日，當同學們向選民解釋有關民意測驗的意義和方式時，有四位同學被警方無理的逮捕，警察還用暴力對付我們的同學，其中有一位同學的喉嚨被扼以致受傷，並被套上手銬，警方竟然以對付暴徒的手段，對付我們和平守法的同學，我們要嚴重抗議行動黨政府的蠻橫無理。

八月十日，當投票進行時，警方人員橫暴搶奪同學手中的選票，像此類強盜似的行爲，我們是絕不能容忍的！

除此，行動黨政府還派出大批警察、暗探、攝影人員，公開破壞和阻礙我們的民意測驗，諸如拆除我們的宣傳布條，及在當區張貼污穢我們的反標語，製造白色恐怖，恐嚇選民……總之，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來破壞我們的民意測驗，同時，政府還進一步封鎖新聞，蒙蔽視聽。

我們要強調：許多西方民主國家經常舉行類似的民意

測驗，我們的法律顧問也指出，我們的民意測驗完全是合法的。我們的民意測驗是基於關心祖國、熱愛祖國、學習結合實際的原則，並採取不偏不倚、超黨派、公正的態度，以求達到民意的真正反映。我們認為：在目前，這個關係全民利益既深且鉅的合併問題意見紛紛之際，我們大學生是不應該漠不關心的，相反的，我們應該盡一份力量，所以，我們這次所舉辦的民意測驗，更具有特殊的意義！它不但可以協助政界人士瞭解民意所處，從而制訂一個合乎民意的國家政策，同時，也是政治研究者的寶貴資料。因此，不論在朝或在野人士都應該歡迎這類民意測驗的舉行。

可是，我們始終百思莫解：爲甚麼行動黨政府百般的刁難我們？是不是行動黨政府害怕真正的民意？是不是行動黨政府有甚麼見不得人的陰私？要不然，行動黨政府憑甚麼理由來破壞我們的民意測驗？剝奪我們的學術研究自由？爲甚麼行動黨政府要利用警察拘捕我們的同學？爲甚麼行動黨政府要散佈白色恐怖來恐嚇選民？

親愛的各民族各階層人士，爲了維護民主與自由，在此，我們嚴厲抗議行動黨政府獨裁與橫蠻無理，剝奪我們的學術自由！我們並且要求各民族各階層人士主持公道，維護正義！此致
團結萬歲！

南洋大學政治學會於八月十日至八月十二日在牛車水區舉辦法議院通過之三種合併方式之民意測驗最後結果揭曉。

選民對各種合併之意見	票數	巴仙率
(甲)贊成一九六一年卅三號白皮書中所定出的，給予星加坡教育和勞工自主權的憲制安排。	106	1.26%
(乙)贊成按照馬來亞聯合邦憲法文件，在與其他十一州平等的基礎上，作完全和無條件合併。	93	1.10%
(丙)贊成依照不比北婆更壞的條件，併入馬來西亞。	16	0.19%
投 空 白 票 者	8186	97.13%
廢 票	27	0.32%
投 票 總 數	8428	100%

【註】空白票表示選民無法選擇三項中的任何一項。空白票我們不當為贊成任何一項。

本會舉行民意測驗的意義

我們舉辦這次民意測驗的意義有下列幾點：

第一：調查民意所向，我們在前次的民意測驗中已經指出，當前星洲人民正面臨一項重大的抉擇，這即是星馬合併問題。目前，舉邦正針對合併的方式議論紛紛。行動黨政府正規定三種合併方式，要人民從中選擇一種，而一些反對黨及民間團體各持有不同的主張、見仁見智，爭論不已。我們認爲，在這種情況底下，除非不談民主，否則，任何措施，應該以民意爲依歸，人民的決定就是最後的決定。因此，我們願意通過一項公正無偏的民意測驗，調查出選民對此問題的一般看法及趨向，以供在朝在野人士及祖國政治問題研究者處理或鑽研時參考。

第二：發揚我們理論結合實際的優良學習傳統，我們在前一次的民意測驗中也提起過，藉着這樣的民意測驗，將更能看出行動黨政策不受人民的擁護。

第三次：搜集現實的資料，以供同學研討祖國問題之用。我們發現在丹絨百葛區進行了民意測驗之後，我們獲得了許多寶貴的資料，以供我們同學研討祖國問題之用，這些資料都是無從自書本上得到的。

爲了促進我們同學對當前現實政治問題的認識，並探索祖國將來必然的發展途徑，我們願意再一次深入到民間去，了解羣衆的意志。

在此，我們要毫不猶豫地表示，熱愛祖國、關心祖國前途是我們每一位大學生的職責。作爲人民一份子的大學生，絕不能蟄居于斗室

之中而置祖國的安危于不顧。基於這種的志願，正當全新人民爲星馬合併的憲制安排進行激烈的爭論時，我們願意在此問題上盡我們應盡的責任。

爲什麼要抉擇牛車水區

我們前一次的民意測驗是在總理的選區進行的，這一次則選擇在牛車水，首先這是因爲此區的代議士是財政部長吳慶瑞博士，他們在內閣中的地位，僅次于李總理。按照英國的內閣制度，總理（或首相）是第一財政大臣、財政部長是第二財政大臣。

其次，我們也考慮到吳博士在行動黨內的地位。我們發現，吳博士是該黨的主腦人物之一，因此我們相信，他必然也是該黨政策的決策者之一。而且，這次李總理飛到倫敦參與談商馬來西亞計劃時，一位伴隨者便是吳博士。因此，我們認爲，在吳博士的選區來進行民意測驗，將更能看出行動黨政策不受人民的擁護。

再次，由於牛車水區原是政府的勢力區。在一九五九年大選時，行動黨候選人在這一區所獲得的票數，冠于本邦其他各選區。現在，行動黨政府在各方面所實施的政策，特別是當前所提出的星馬合併的憲制安排是否符合人民的願望，通過這一次民意測驗，我們更可以有個準兒。

這次測驗的方式

這一次測驗，我們將把政府所規定的三種合併方式，即（一）一九六一年憲報卅三號白皮書中給星加坡有勞工教育自主權的憲制安排；（二）依照馬來亞聯合邦憲法，基於其他十一州平等地位的完全無條件合併。

加入馬來西亞。這三種交給牛車水區一萬四千餘名選民，由他們去作決定，他們可以從中選擇任何一種方式的合併，也可以三者都不要。

如果選民三者都加以拒絕的話，他可以投空白票。我們將把這些空白票的數目計算出來，並統計其佔總票數的若干巴仙。這是民主制度中人民的拒絕權利。

測驗的結果將說明什麼

目前，對於全民投票法中所規定的三種合併方式，大家正爭執不已。有人認爲：這三種方式已歸納了人民各方面的意見，有人抨擊，認爲這三項統統都是壞東西，不是人民所願意接受者。到底誰是誰非，通過這一次民意測驗就可以明白。

三種合併方式的內容

（一）1961年憲報卅三號白皮書中給星加坡有勞工教育自主權的憲制安排

如果按照這種方式合併的話，則——

（1）星加坡公民將成爲新聯合邦的國民，但不是新聯合邦的公民

（2）星加坡將不依據目前聯合邦選民的比例，選派廿五位以上的代表到國會去，而是十五位。

（3）星加坡每年必須將全年整收入的四份之一（約\$ 100,000,000）交給新聯合邦的中央政府。

（4）中央政府將行使星加坡外交、國防及內部治安的權力，而星加坡本身則擁有勞工教育自主權。

（二）依照馬來亞聯合邦憲法，基於其他十一州平等地位的完全無條件合併。

有關這種方式的合併，立法議院並沒有明文規定其具體的內容。

不過，至今爲止，有二種解釋。

（1）行動黨政府宣稱，如按照這種方式合併的話，星加坡將有一半公民喪失他們的公民權；（2）而據劍橋大學副校長，即馬來亞聯合邦憲法起草人之一，艾佛爾任寧斯爵士的說話，則星加坡公民會不會成爲聯合邦公民，完全由聯合邦國會去決定，聯合邦有權不給半個星加坡公民予公民權。

（三）不遜于北婆條件加入馬來西亞。

這是由前首席部長敦林有福先生提出並獲得行動黨政府支持的。

北婆至今仍是英國殖民地，它將以何種條件，參加馬來西亞，目前還無人知曉。

我們的態度與立場

我們進行這項民意測驗，一如我們在丹絨百葛區所進行的一樣，純粹屬於學術研究性質。

因此，我們的態度是客觀的、超黨派的，我們的立場是不偏不倚的、公正的。我們將讓選民在絕對公平的情況底下，運用他們無比的智慧，雪亮的眼睛，行使他們對邦國前途作下抉擇的自由權利。

南大政治學會 啓

告社會人士書

敬啟者：

我們本着一貫熱愛祖國、關心祖國政治前途的傳統，以及基於學習應結合實際的原則，緊接丹絨百葛區民意測驗之後，決定在八月十、十一、十二日，一連三天在牛車水區再度舉行一次民意測驗。

這次民意測驗的問題是：人民對政府所規定的三項合併方式的態度如何？我們舉行這個民意測驗的原因如下：在今天星加坡各階層人士對政府所規定的三項合併方式已經完全綜合、概括了星加坡人民的意見，而另外有些人則認爲這是完全歪曲人民的意見的，無理要人民在三項無義選擇的方式中，強迫人民作一項選擇，因此，我們決定在牛車水區再度舉行一次民意測驗，以鑑定人民對政府所規定的三項合併方式的態度如何？

我們的測驗與政府的全民投票根本的差別是：政府規定把空白票和不確定票算是支持合併白皮書的！我們却決定把空白票和不確定票另外計算。

我們認爲在一個合符民意的投票中，當人民無從選擇的時候，人民必然會投空白票，因此，我們將可以得到一個結果：即將到來的全民投票中，人民對政府所規定的三項合併方式將作何種決定？政府所規定的三項合併方式是否已經完全綜合概括了人民的意見？

我們必須嚴正指出：我們的立場是公正的，我們純粹是基於學術研究精神，決不偏向任何一黨，不倚靠任何一派，完全以人民的意見爲根據，以人民的表示作結論。這一點，只要從丹絨百葛區人民對我們舉辦的民意測驗所給予熱烈的支持和高度的合作中，可以得到證明！

最後，我們誠懇的呼籲全星所有社團，各階層人士密切關心和協助我們這一次民意測驗，使民意測驗這項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此致

微禮！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

南大政治學會謹啓